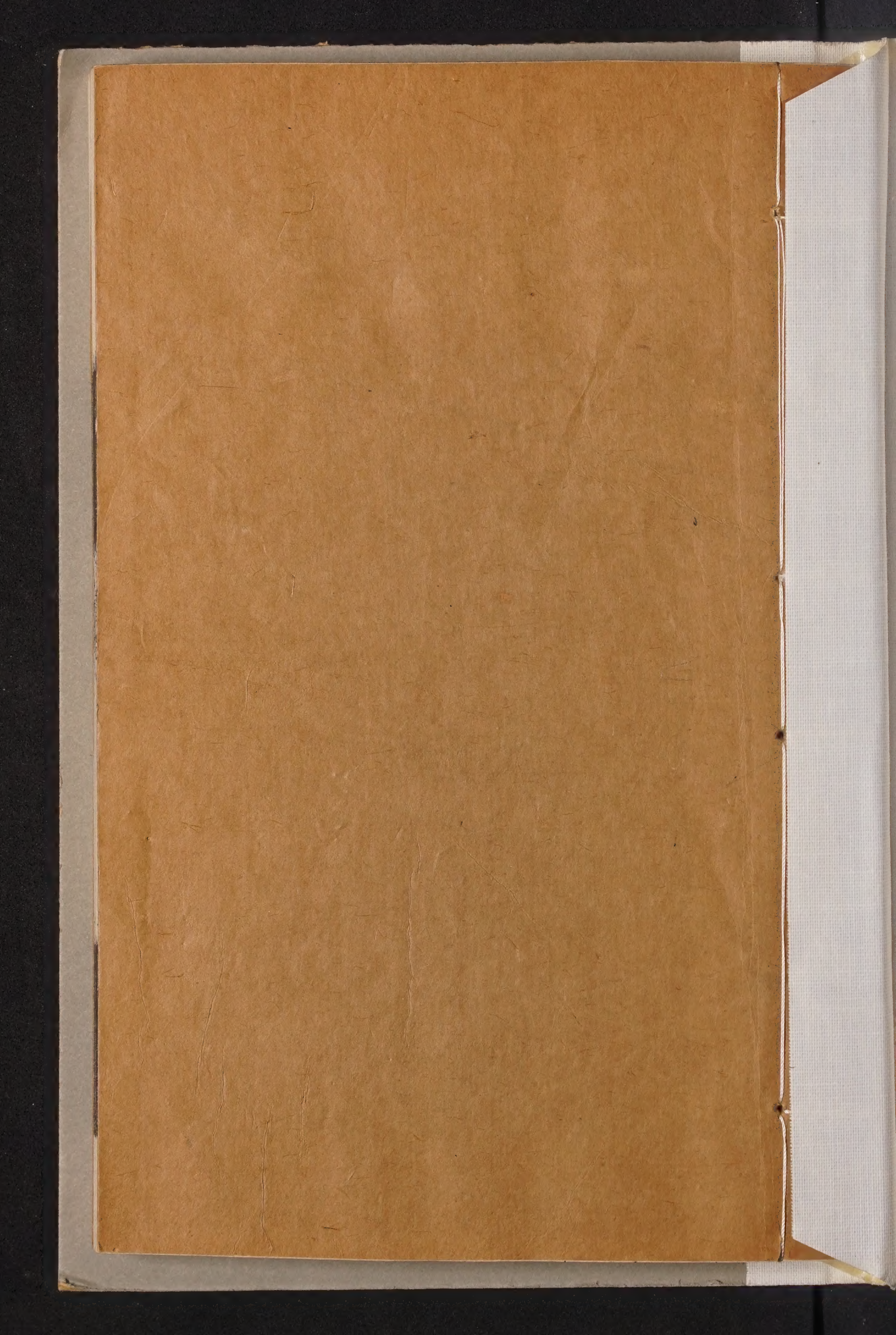





LIBRARY
JUN 28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香研居詞麈敘

人皆有耳而不能竭其耳力上古聖人竭之于是六律定五音正雖韶樂之盡美盡善夫子聞之至于忘味者三月卒不能舍既定之六律而求五音之正也雖聖人既沒禮樂崩壞降而爲鄭衞之樂流而爲淫哇之聲亦不能舍六律而成五音然則樂器之在後世無以異于其在上古也後世工人所用之樂器無以異于上古聖人所造之律也夫燕樂之慆堙心耳與淳古淡泊之雅樂相去遠矣而必不能異其律以成音何也葢人有中

聲等而上之有所止也等而下之亦有所止也盈天地
閒凡有聲者莫不有其中聲焉故迅雷烈風童子皆知
其爲天之怒而不可以常者也故聖人造律以律閒音
大不踰宮細不過羽焉使倍之踰乎宮矣焉使半之過
乎羽矣然而下徵下羽律之倍者亦律也少宮少商律
之半者亦律也充之而至于其所不得不止之地而律
于是乎不可勝用矣故音無定方律有所止旋相爲宮
而皆得其環中向使踰焉而至于咽不出過焉而至于
揭不起俗工猶知其不協乎律豈待聰如師曠始能審

音乎哉愚夫愚婦亦與知能聖人者知能之埻也童子
俗工莫不有耳師曠之耳能通乎微者也彼李照楊傑
之徒妄意改製工師用之歌不成聲由是言之聖人所
造之六律與今工人所用之樂器果有以異乎無以異
乎世之言律呂者病在求之太深瑤田必竊疑之知其
非而未嘗習其器欲言焉而不能暢厥旨吾友方君仰
松從事于音律之學者十餘年考之經史以導其源博
覽百家之言以達其流舉數百年晦蒙之業別白焉而
定一尊作詞麈五卷鉤元提要如網之在綱有條不紊

其言曰工尺卽律呂樂器無古今余爲心折者久之嗚呼是書之作豈惟詞家之圭臬實起後世之言律呂者而飲之以治聾之酒矣

乾隆四十二年歲在丁酉暮春之初同學弟程瑤田撰

香研居詞麈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五

研香居詞麈目錄

香研居詞麈卷一

歙西方成培仰松　述

原詞之始本于樂之散聲

古者詩與樂合而後世詩與樂分古人緣詩而作樂後人倚調以塡詞古今若是其不同而鐘律宮商之理未嘗有異也自五言變爲近體樂府之學幾絶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絶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比之管絃如陽關詩必至三疊而後成音此自然之理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興焉故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

而上承樂府之變也培雖爲此說未敢自信後見朱子全集有云古樂府只是詩中閒添却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始信鄙說之不繆

沈括筆談云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中之纏聲亦其遺法唐人乃以詞塡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閒爲之者已多沈此言亦可證余前說也

論詞曲宮調之理

宋詞元曲雖相承註有宮調而自有明以來尠有通其理者朱子嘗曰今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又言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巳自不識宋時且然況近世乎如萬紅友詞律疑仙宮卽道宮九宮各譜總論引騷隱居士之說不識有黃鐘宮何以又有正宮夾鐘姑洗無射應鐘爲羽何以又有羽調夷則爲商何以又有商調其於旋宮宮調之理茫然如此沈詞隱最號精專亦莫明其所以然也培嘗讀宋仁宗樂髓新

經其說最爲詳悉今撮爲圖于左則十二均八十四調之目較若列眉矣

十二均八十四調之圖

黃鐘之宫爲子爲正宫調　太簇商爲寅爲大石調

姑洗角爲辰爲小石角　林鐘徵爲未爲黃鐘徵

南呂羽爲般涉調　應鐘變宫爲亥爲中管

蕤賓變徵爲應鐘徵

右黃鐘均之七調

其法黃鐘之均則以黃鐘之律爲宫音之調以太簇

爲商音之調以姑洗爲角音之調以林鐘爲徵音之調以南呂爲羽音之調此五音之正調也又加以應鐘爲變宮之調以蕤賓爲變徵之調此二變調也共爲七調古謂之七宗又謂之七始漢志稱舜欲聞七始是也夫五音得二變而後成音猶四時得閏而後成歲此自然之理或謂殷之前但有五音至周始加二變以成七音者非在郊廟之樂則以黃鐘宮太簇商等爲名在燕樂則以正宮調大石調等名別之所以分別樂之雅俗其實一理也餘十一均倣此至於

用調製詞度曲之法詳于培所撰宮調發揮度曲正譌兩篇另載于後

大呂之宮爲高宮　夾鐘商爲高大石

仲呂角爲中管小石調　夷則徵爲大呂徵

無射羽爲高般涉　黃鐘變宮爲正宮調此黃鐘清聲

林鐘變徵爲黃鐘徵

右大呂之均七調

太簇之宮爲中管高宮　姑洗商爲高大石

蕤賓角爲歇指角　南呂徵爲太簇徵

應鐘羽爲中管高般涉　大吕變宫爲高宫此大吕清聲

夷則變徵爲大吕徵

右太簇之均七調

夾鐘之宫爲中吕宫　仲吕商爲雙調

林鐘角在今樂亦爲林鐘角林鐘子聲短非中吕爲商之次故旋用林鐘正管之聲爲角

無射徵爲黄鐘徵

黄鐘羽爲中吕調黄鐘正律之聲非商三分去一之次此用其子聲爲羽

太簇變宫爲中管商宫此太簇清聲

南吕變徵爲太簇徵

右夾鐘之均七調

姑洗之宮爲中管中呂宮

蕤賓商爲中管商調

夷則角爲中管林鐘角（子聲短非蕤賓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正聲爲角）

應鐘徵爲姑洗徵

大呂羽爲中管中呂調（正聲長非蕤賓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羽）

夾鐘變宮爲中呂宮（此夾鐘清聲）

無射變徵爲夾鐘徵

右姑洗之均七調

中呂之宮爲道調宮

林鐘商爲小石調（子聲短非中呂爲宮之次故旋用正聲爲商）

南呂角爲越調

黃鐘徵爲中呂徵正聲長非中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徵
太簇羽爲平調太簇正聲長非林鐘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羽
姑洗變宮爲中管中呂宮　應鐘變徵爲姑洗徵

右中呂之均七調

蕤賓之宮爲中管道調宮　夷則商爲中管小石調
無射角爲中管越調子聲短非夷則爲商之次旋用正聲爲角
大呂徵爲蕤賓徵　夾鐘羽爲中管平調正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爲羽之次故用子聲爲羽
仲呂變宮爲道調宮
黃鐘變徵爲中呂徵

右蕤賓之均七調

林鐘之宮爲南呂宮　南呂商爲歇指調

應鐘角爲大石調　太簇徵爲林鐘徵正聲長非林鐘

爲宮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徵　姑洗羽爲高平調正聲長非南呂

三分去一爲羽之次故用子聲爲羽　蕤賓變宮爲中管道調宮

大呂變徵爲蕤賓徵

右林鐘之均七調

夷則之宮爲仙呂　無射商爲林鐘商子聲短非夷則

爲商之次故旋用正聲爲商　黃鐘角爲高大石調正聲長非

無射三分去一爲角之次故用子聲爲角

夾鐘徵爲夷則徵正聲長非夷則

三分去一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徵

仲呂羽爲仙呂調正聲長非無射

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羽

林鐘變宮爲南呂宮

太簇變徵爲林鐘徵

右夷則之均七調

南呂之宮爲中管仙呂宮

應鐘商爲中管林鐘商子聲

短非南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正聲爲商

大呂角爲中管高大石角

正聲長非應鐘爲商之次故用子聲爲角

姑洗徵爲南呂徵正聲長非南呂

三分去一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徵

蕤賓羽爲中管仙呂調

夷則變宮爲仙呂宮　夾鍾變徵爲夷則徵

右南呂之均七調

無射之宮爲黃鍾宮　黃鍾商爲越調正聲長非無射爲宮

之次故用子聲爲商　太簇角爲變角正聲長非黃鍾爲商

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角　仲呂徵爲無射徵正聲長非無射

三分去一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徵　林鍾羽爲黃鍾羽正聲長非黃鍾

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羽　南呂變宮爲中管仙呂宮

姑洗變徵爲南呂徵

右無射之均七調

應鐘之宮爲中管黃鐘宮　大呂商爲中管越調正聲長非

應鐘爲宮之次故用子聲爲商　夾鐘角爲中管雙角正聲長非

大呂爲商之次故用子聲爲角　蕤賓徵爲應鐘徵正聲長非應鐘

三分去一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徵　夷則羽爲中管黃鐘羽正聲

長非蕤賓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羽　無射變宮爲中管黃鐘宮

仲呂變徵爲無射徵

右應鐘之均七調

培按此所謂十二均八十四調也以十二律爲經而以五音爲緯卽禮運還相爲宮之法儒者勦襲古人

成說徒知有旋宮之號而不識有姑洗角林鐘徵諸
名又不悟大石調卽太簇商般涉調卽南吕羽之類
使古人至精至微之法等于紙上空言而不知元聲
在天地閒未嘗一日亡也今取通典註于樂髓新經
之下可以一目了然若黃鐘之律自爲其宮者如黃
鐘爲夾鐘之羽爲仲吕之徵爲夷則之角爲無射之
商此黃鐘之五聲也在八十四調中按之卽見餘十
一律倣此
又按周禮大司樂圜鐘爲宮鐘卽夾黃鐘爲角太簇爲

徵姑洗為羽一條正旋宮之法而周世樟五經類編注云圜鐘三法與旋宮法不同其說不可信夫不悟己學淺鄙而反疑周公所說經生之見何其陋哉

論今之南北曲本于宋之燕樂

或問於培曰還宮之法既有八十四調而近世所傳曲譜北曲宮調凡十有七南曲宮調凡十有三多寡若是其不同何也荅曰宋燕樂獨以夾鐘為律本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為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閏者角之子聲不收者不用以為曲也此夾鐘收四聲

之略也其宮聲七調曰正宮(即黃鐘宮)曰高宮(即大呂宮)曰中呂宮(即夾鐘宮)曰道宮(即仲呂宮)曰南呂宮(即林鐘宮)曰仙呂宮(即夷則宮)曰黃鐘宮(即無射宮)此七調皆生于黃鐘黃鐘之均以黃鐘爲宮聲故宮聲之調皆生于黃鐘也商聲七調曰大石調(即太簇商)曰高大石調(即夾鐘商)曰雙調(即仲呂商)曰小石調(即林鐘商)曰揭指調(即南呂商俗譌爲歇指調)曰商調(即無射商)曰越調(即黃鐘商)此七調皆生于太簇黃鐘之均以太簇爲商聲故商聲之調皆生于太簇也羽聲七調曰般涉調(即南呂羽)曰高般涉調(即無射羽)曰中呂調(即黃鐘羽)曰正平調(即太簇羽)曰南呂調(即大呂羽樂髓新經

無南呂調之名呼為中管中呂調曰仙呂調即仲呂羽曰黃鐘調即林鐘羽又呼高平
調此七調皆生于南呂黃鐘之均以南呂為羽聲故羽
聲之調皆生于南呂也角聲七調曰大食調即應鐘角曰高
大石角即黃鐘角曰雙角即夾鐘角曰小石角即仲呂角曰揭指角即蕤賓角曰商角即大呂角又名中管高大石角曰越角即太簇角此七調皆生于
應鐘黃鐘之均以應鐘為角聲故角聲之調皆生于應
鐘也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略也今之南北曲率本于
此但體製稍有不同而宮調未始有異其不及二十八
調之數者則以殘缺失傳故也至八十四調乃十二律

之全聲古人原未嘗盡取以爲曲調爾十二律中宋人燕樂獨取夾鐘爲律本何也荅曰十二律兼四清聲爲十六聲惟夾鐘爲最清就十二律論之應鐘聲最清加四清聲校之則惟夾鐘爲最清故通考譏爲靡靡之音則燕樂以夾鐘爲律本者亦取其聲之悅耳而已然培嘗取姜堯章自製詞旁譜照其工尺歌之被于管弦其腔猶有雅淡之意不甚悅時人耳則今之崑腔更爲靡靡已朱子曰大抵古樂多淡十二律之外又有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四清聲雜于正聲之間樂都可聽此數言可以證燕樂取夾鐘爲律本之

意矣或又問曰律本二字殊爲難解何以謂之律本可得聞乎荅曰律本見前漢志晉志謂黃鐘爲諸律之本也然十二律皆可爲律本故凡製腔之始與奏樂之時必用管色以定字眼蓋十二律字眼旋宮各自不同故也今人度曲必先吹笛以定其工尺古人亦是如此以夾鐘爲律本者以緊五爲夾鐘之淸聲而曲之腔樂器之字眼皆從五字調而生也今世樂工相傳正宮以下七調正宋人夾鐘爲律本之遺法

六十調起調畢曲之圖

黃鐘宮正宮　無射商商調　夷則角　仲呂徵

夾鐘羽中呂調

右五調竝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黃鐘宮正律用合字餘四調變半用六字姜夔越九歌雲蒼涼一首凡四疊自注無射商越調起調畢曲竝用黃清同此可證但無射商古名商調今曰越調未詳

大呂宮高宮　應鐘商　南呂角　蕤賓徵

姑洗羽

右五調竝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大呂宮正律用下

四餘四調半律用下五字

太簇宮　黃鐘商越調　無射角　林鐘徵

仲呂羽仙呂調

右五調竝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太黃兩調正律用四字餘三調變半用五字姜夔淒其我思一曲兩疊自注側商調黃鐘商竝用太簇畢曲同此但用應鐘起調小異培有說載後

夾鐘宮中呂宮　大呂商　林鐘角大食角　夷則徵

蕤賓羽

右五調並用夾鐘起調夾鐘畢曲夾大兩調正律用下・餘三調半律用上五姜夔登崇丘一曲四疊自注夾鐘宮用夾鐘畢曲林鐘起調與此小異故曰吳調也白石揚州慢詞長亭怨詞並自注中呂宮兩結旁譜皆作ㄋ此即下一也同此可證

姑洗宮　太簇商大石調　黃鐘角高大食角　南呂徵

林鐘羽黃鐘調又名高平調

右五調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姑太黃三調正律用一字餘兩調半律古無清聲近世有高亿當姑洗

半律姜夔鞭臥龍一曲凡五疊自注高平調林鍾羽皆用姑洗起調畢曲同此可證

仲呂宮道宮　夾鍾商高大石調　大呂角商角　無射徵

夷則羽

右五調竝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仲夾大三調正律用上字餘兩調半律古無淸聲姜夔玉副笄曲凡四疊自注蜀側調夷則羽皆用仲呂起調畢曲然則無淸聲者亦可用正律也但當比正律稍高始協

蕤賓宮　姑洗商　太簇角越角　應鍾徵

南吕羽般涉調

右五調竝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蕤姑太三調正律用勾字今無勾字當用高仩餘兩調半律古無淸聲

林鐘宮南呂宮 仲呂商雙調 夾鐘角雙角 黄鐘徵

無射羽高般涉調

右五調竝用林鐘起調林鐘畢曲林黄兩調正律用尺字餘三調半律古無淸聲近世有高伬近林鐘半律姜夔海雲碧曲三疊自注雙調用林鐘起調而用仲呂畢曲與此微異

夷則宮仙呂宮　蕤賓商　姑洗角　大呂徵

應鐘羽

右五調竝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夷蕤姑大四調正律用下工姜夔暗香疎影兩詞自注仙呂宮兩結旁譜竝作丅即低工也低工古謂之下工同此可證餘一調古無淸聲近世有高仜近夷則半律

南呂宮　林鐘商小石調　仲呂角小石角　太簇徵

黃鐘羽中呂調

右五調竝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南林太黃四調正

律用工字仲呂角是南呂半律古無清聲

無射宮黃鍾宮夷則商　蕤賓角揭指角夾鍾徵

大呂羽南呂調又名中管中呂調

右五調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皆正律用下凡姜夔民茶嬴曲四疊自注古平調無射宮又愛予親曲三疊自注中管般贍調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畢曲同此可證般贍即般涉龜茲人白蘇祇婆語猶華言羽音也培按樂髓新經應鍾羽爲中管高般涉調今姜詞自注大呂羽而又曰中管般贍者疑其兼用應

鍾羽聲故又姜惜紅衣詞自注無射宮起韻兩結旁

譜俱作𠆢八即下凡𠃍疑即四字所謂寄殺也

應鍾宮　南呂商揭指調　林鍾角　姑洗徵

太簇羽正平調

右五調並用應鍾起調應鍾畢曲皆正律用凡字姜

夔師環城曲二疊自注中管商調南呂商用應鍾畢

曲但以夷則起調與此異按樂髓新經蕤賓商爲中

管商調今姜詞自注南呂商而又曰中管商調者疑

其兼用蕤賓商也

右圖本之周禮淮南子禮記鄭注孔氏正義參以律呂新書唐宋史樂志三通等書會通其義括爲斯圖又采姜夔越九歌旁譜以爲雅樂工尺之證又取惜紅衣暗香疎影三詞旁譜以爲俗樂工尺之證雖世遠音亡不能盡通其奧而音樂之矩度大略具於此

二十八調住字之圖

正宮合字住清六字住
住白石揚州慢長亭怨二曲正同
高宮下四住
中呂宮下一住清上五
道宮上字住
南呂宮尺字住
仙呂宮下工住白石暗香二曲同此
黃鐘宮即無射宮用下凡住白石惜紅衣詞同此

以上七宮其起調畢曲之字竝與各宮住字同

大石調　下四住清下五住起畢一字

高大石調　下一住清五字住起畢上字

雙調　上字住起畢尺字

小石調　尺字住起畢工字

揭指調　工字住起畢凡字

商調　下凡住起畢六字白石霓裳序中第一兩結旁譜作リ即下凡下凡也同此可證

越調　六字住起畢四字白石石湖仙詞兩結旁譜作ㄙ即六字住兼上四畢曲也

般涉調　工字住起畢勾字即今高住

高般涉調　下凡住起畢尺字

中呂調　六字住起畢亦用六字

正平調　下四住清五字住起畢凡字

南呂調　下四住清下五住起畢下凡

仙呂調　上字住起畢下四清五字

黃鐘調　尺字住起畢一字

大食調　凡字住起畢下一

高大食角六字住起畢下一　雙角上五住起畢尺字

小石角上字住起畢工字　揭指角勾字住今當用高住起畢下凡

商角下五住起畢上字　越角五字住起畢勾字今用高住

姜堯章曰十二宮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凡曲言犯者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故道調曲中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也培因摘二十八調住字圖之于右並註起調畢曲字于旁而八十四聲可類推矣二十八調中止七宮聲起調畢曲住字皆相同中呂一調亦相同餘二十調則起調畢曲字與

住字各異後見沈存中補筆談所載燕樂二十八調

殺聲正與此圖同惟高平小食角用一字般涉用四

字歇指角用尺字小異乃後人剞劂之譌

論起調畢曲與十二宮住字不同

或問於堷曰先儒謂起調者曲之起聲一字也畢曲者

曲之收聲一字也子所撰圖詳哉其言之矣然畢之義

與住無殊而白石所云十二宮住字與六十調畢曲之

字又多不同其故何也荅曰如黃鐘宮調曲中七音贊

助之處以黃鐘爲宮聲故名黃鐘宮若無射商調則以

黃鐘爲商聲故名無射商夷則角則以黃鐘爲角仲呂徵則以黃鐘爲徵夾鐘羽則以黃鐘爲羽此五調乃黃鐘之五聲故皆用黃鐘起調畢曲也餘調倣此然此五律各自不同若不以各宮住字兼用而區別之則此無射商四調竟似黃鐘宮一調矣故每一調有起調畢曲之字又有十二宮住字以別之斯一曲之中七音相宣綺交脈注條理粲然不亂杜氏所以有錦繡文章之喻也通典解十二調文之以五聲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此言最善比喻故起調畢曲者曲之綱而十二律住字者曲之目也古之人

明乎此故推之可至於百四十四律變化終于千八百聲萬實常後人昧此則條理棼然宮商淆亂不自知爲何宮何調亦竝不成其爲宮調也矣

論姜堯章詞起調畢曲住字之不同

又問起調畢曲住字之有關於鐘律如此而白石旁譜校此往往又有出入若似乎不拘拘於此者何也荅曰音律之微千變萬化不明其不變者則變者不可得而知也六十起調畢曲十二宮住字此古人所示一定規矩所謂不變者也明乎此然後正旁偏側推而用之可

至于千八百聲而無窮焉融之反商下徵白石之側商側犯皆此理之彰彰可證者故旁譜出入正白石精于音律處豈可與不知樂者同年語哉使但知規矩方員而不明方員大小之隨時變易不過終于八十四聲而止矣彼逸調出乎八十四聲外者又將何以知之耶

論半聲變律

黃鐘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大太一半聲夾姑二半聲蕤林四半聲夷南五半聲無應六半聲仲呂爲十二律之窮三半聲蕤賓而下則有

變律蕤一變律大二變律夷三變律夾四變律無五變律仲六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鐘爲聲氣之元

論四清聲

或問黃大太夾四律皆有半律故設四清聲餘律皆有半律而無清聲何也曰凡律或倍或半或四分一止是此聲故皆清濁相應惟黃大太夾管極長聲極濁若非清聲則八律還宮所加四律必不爲所役此四清聲所以設也右二則先哲論之已詳此摘其要畧以備覽

論樂無角徵兩調之故

九宮各譜引騷隱居士之說曰宮商羽各有調而角徵獨無之皆不可曉培謂此等道理豈眞無可考究但後人論詞曲者只知于詞曲求之而不能博考諸經史故其所見如扣槃摸象然如今北九宮有商角即大呂之角聲何謂無角調乎但要識此角之閏聲非正角耳至於無徵調之理請備論焉朱子大全集有一條問溫公言本朝無徵音朱子荅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亦無之培按周禮大司樂黃鐘爲角圜丘奏之太簇爲角方丘奏之大呂爲角宗廟奏

之是古有角調也朱子偶忘之耳然只是太常樂無那宴樂依舊有宋史進士彭几進樂書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缺朝廷從之命太常教坊同補爲之故朱子云依舊有也這個也只是無徵調不是無徵音此兩句豁然如今人曲子卽今詩餘所謂黃鐘宮大呂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是其中接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不只是全用宮如說無徵便只是頭聲與尾聲不是徵此一段眞說得明白暢達這却不知是如何其中有個甚麼欠缺處所以做那徵不成徵宗嘗令人硬去做後來做得成却只是頭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

不是依舊走了[此數句見朱子審音之精]不知是如何[每句兼用黃鐘均故走了]平日也不會去理會這須樂家辨得聲音底方理會得[此見朱子虛心闕疑處]後培讀姜夔徵招自序乃知徵為去母調與二變之調咸非流美故古人不用爾[蔡元定謂二變不可為調鄭世子又謂可為調是皆未明其聲之不美耳]今錄姜序於此而畧註釋其義庶覽者可以得之序云徵招角招者政和間大晟府嘗製數十曲音節駁矣余嘗考唐田畸聲律要訣云徵與二變之調咸非流美故自古少徵調曲也徵為去母調如黃鐘之徵以黃鐘為母不用黃鐘乃諧故隋唐舊譜不

用母聲琴家無媒調商調之類亦皆具母絃而不用其說詳于余所作琴書惜此書不傳然黃鐘以林鐘爲徵言黃鐘之均以下生林鐘爲徵住聲于林鐘此句人多不解言每拍住聲處用尺字也若不用黃鐘聲言如不用合字便自成林鐘宮矣黃鐘以林鐘爲徵當用尺字兼用合字方是黃鐘徵黃鐘下生林鐘爲徵是黃鐘爲林鐘之母也若不兼用合字便全是林鐘宮非復黃鐘之徵矣豈非去母調乎隋唐舊譜正犯此病故大晟府徵調兼母聲欲嬌隋唐舊譜之失一句似黃鐘均一句似林鐘均所以當時有落韻之語此教坊大使丁仙現對蔡京之說見避暑錄話予嘗使人吹而聽之寄君聲于臣民事物之中淸者高而亢濁者下而遺萬寶常所謂宮離而

不附者是巳兼用母聲故曰寄君聲于臣民事物之中以徵爲主故清者高亢不重黃鍾故濁者
下遺此大晟欲矯舊譜之失而不悟其失愈甚也因再
音之精盡此數句矣但後人耳不聰故莫能知
推尋唐譜並琹弦法而得其意黃鍾徵雖不用母聲
亦不可多用變徵蕤賓卽應鍾徵用勾字變宮應鍾聲卽中管用凡字
若不用黃鍾而用蕤賓應鍾卽是林鍾宮矣黃鍾宮以應鍾爲變
宮蕤賓爲變徵而林鍾宮以應鍾爲角蕤賓爲變宮故
黃鍾徵多用蕤賓應鍾聲而不用黃鍾聲卽全是林鍾
宮矣此音學分別毫芒至妙至精之處非白石其孰能
知之然所謂不可多用者指起調過變畢曲而言非謂
曲中七音贊助之處也吾觀宋元樂家者
流亦尠明斯理今人則絕無知之者矣
餘十一宮徵
調倣此其法可謂善矣然無清聲只可施之琹瑟難入

燕樂不必補可也無清聲者不用六字上五字下五字緊五字不用此四字則其聲淡泊人不喜聽故燕樂難用或疑琴瑟無工尺何以施之琴瑟不知古人以管色定絃其音亦自合工尺也古今來少徵調之故恍然特少角調姜未發明培意唐宋非無角調也但取閏聲之流美而不收正角故朱子謂無角調

耳此一曲子昔所製因舊曲正宮齊天樂慢前兩拍乃是徵調故足成之雖兼用母聲較大晟曲爲無病矣此曲依晉史名曰黃鐘下徵調角招曰黃鐘清角調古樂府有下徵調沈約宋書曰下徵調法黃鐘爲宮南呂爲商林鐘本正聲黃鐘之徵變謂之下徵調馬融長笛賦曰反商下徵每名異李善注云南呂本黃鐘之羽變爲下徵之商皆以黃鐘爲主而已培按林鐘宮以太簇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今黃鐘宮不以南呂爲羽而反以南呂爲商故曰下徵調也然必以黃鐘爲主若不以黃鐘爲主

則是林鐘宮矣觀此知白石所製徵招亦以南呂爲商也葢下徵之調又在八十四聲之外所謂逸調也逸調之變其出無窮聲音之道微乎微乎淸角者黃鐘宮以姑洗爲角今用其閏聲不用正聲故謂之淸角

補徵調

葉少藴避暑錄話崇寧初大樂闕徵調有獻議請補者併以命教坊宴樂同爲之大使丁仙現云音已久亡非樂工所能爲若非白石自序則後世無緣知之矣知音如仙現亦不明無徵調之故此理不可以意妄增徒爲後人笑蔡京不聽屢使度曲皆辭不能以一樂工而能不屈意迎合遂使他工爲之踰旬獻宰相仙現亦非常工可比數曲卽今黃河淸之類而終聲不諧末音寄殺他調京

不通音律但果于必爲大喜亟召衆工按試尚書少庭
使仙現在旁聽之樂闋京有得色問仙現何如仙現環
顧坐中曰曲甚好只是落韻坐客不覺失笑落韻卽落
腔白石所云一句似黃鐘均一句似林鐘均也

香研居詞麈卷一



香研居詞麈卷二

歙西方成培仰松　述

論變宮變徵

蔡元定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閒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閒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故謂之變宮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淮南子云姑洗生應鍾不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鍾所以濟五音不及也變聲生蕤賓不比于正音故爲繆

非正故不爲調或問何以謂之相去一律二律荅曰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此十二律之序也如黃鐘宮以太簇爲商黃太之間只隔大呂一陰律以姑洗爲角太姑之間只隔夾鐘一陰律以林鐘爲徵以南呂爲羽中間只隔夷則一陽律此所謂相去一律也至如姑洗角林鐘徵之間却隔仲呂蕤賓兩律南呂羽黃鐘宮之間却隔無射應鐘兩律此所謂相去二律也故于二律之中取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以和之此音律至妙至妙之處也宋陳暘樂書深排二變之說蓋由未達

此理耳

論鬲指聲

姜堯章湘月詞自注即念奴嬌鬲指聲于雙調中吹之鬲指亦謂之過腔見晁無咎集凡能吹竹者便能過腔也後人多不解鬲指過腔之義培思索久之而後悟其說蓋念奴嬌本大石調即太簇商雙調爲仲呂商律雖異而同是商音故其腔可過太簇當用四字仲呂當用上字今姜詞不用四字住而用上字住簫管四上字中間只隔一孔笛四上字兩孔相聯只在隔指之閒又此

兩調畢曲當用一字尺字亦在隔指之閒故曰隔指聲也能吹竹便能過腔正此之謂所以欲過腔者必緣起韻及兩結字眼用四字不諧配以上字聲方諧婉故不得不過耳余思得其義甚覺快然遂記之以質世之知音者

論側商調

姜堯章琴曲自序曰側商之調久亡唐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余以此語尋之伊州大食調黃鐘律法之商乃以慢角轉絃取變宮變徵散聲此調甚流美也蓋慢

角乃黃鐘之正側商乃黃鐘之側他言側者皆同此此一段甚深難解培觀姜越相側商調一曲始略悟其旨蓋大食調爲應鐘角黃鐘商乃黃鐘之正聲當用太簇起調畢曲今姜此詞用太簇畢曲而用應鐘起調曲中多取應鐘角爲變宮變徵之聲非黃鐘商之正故曰側商耳側弄側楚側蜀皆是此義

論樂不可以一律配一字

元豐閒楊傑言大樂之失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闋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繁聲以

一律歌一言此論甚紕繆姜夔言大樂知以七律為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正闢楊說也善夫朱子之言曰古樂有唱有和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觀此則知以一聲叶一字非樂煩手淫聲亦非樂也鄭世子云今樂家亦有折聲上生四位掣聲下隔二宮反聲宮閏相頂丁聲上下相同之說若止以一聲配一字何得謂之永言哉折掣義見後反聲丁聲未解

論大樂繁聲當刪而燕樂不可刪

假令黃鐘醉花陰醉花陰卽今詩餘南北曲非大樂此是借說本五句並換頭止五十二字起調當用黃淸六今樂家乃先用六五凡工爲襯聲然後用中呂上字起調以律推之乃是黃鐘淸角非黃鐘宮也又加襯八十餘字繁聲太多音節太密去古益遠矣蓋始作此曲者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必有襯字以贊助之通爲五十二字後人撰詞並其襯字亦用詞塡實工師不知於定腔五十二字之外又加襯字至八十餘皆淫哇之聲也必刪去始爲近古培

按繁聲唐宋人謂之纏聲太眞傳明皇吹玉笛遲其聲

以媚之卽纏聲多也今人譜工尺多用贈板音方旖旎悅耳卽淫哇之謂古靡靡之音也善乎稗編之言曰今樂與古樂同者器也律也其不同者其製詞有邪正敬慢也度曲之節有繁簡嚴媚濃淡也用其所同而去其所不同使其詞一歸于正其曲淡而不豔其節稀而不密則古樂豈外是哉白樂天詩云正始之音其若何朱絃疎越淸廟歌一彈一唱再三歎曲淡節稀聲不多蓋有以識此矣雖然培謂大樂則當去其繁聲若燕樂如今之曲子但去其邪慢之詞便足不必盡以此例之也

劉貢父詩話云近世樂府爲繁聲加重疊謂之纏聲促數尤甚固不容一唱三歎也胡安定先生許太學諸生鼓琴吹簫及以方響代編磬所奏惟鹿鳴采蘋數章故稍蔓延邇鄭衛聲或問之曰無他直纏聲鹿鳴采蘋耳葢太學所習雖宜雅淡然究非郊廟比故不妨稍存纏聲以活潑性情況燕樂乎此正胡先生通達人情處也或又問曰所云上字起調便是黃鐘淸角非復黃鐘宮何也荅曰五六凡工尺上乙四合此九字一定次序也六者黃鐘淸聲今從六五凡工轉至上共五個字而律

之序黃大太夾姑共五律是此曲以中呂上字配爲角也黃鐘宮以姑洗爲角故曰是黃鐘之清角也如用合字起調始是黃鐘宮耳今之樂工絕不知此理又何怪乎倚聲家都不問音律爲何物而儒者之論樂同于影響耶

論鄭世子一詩十二律皆可叶之說不可施於詞曲

鄭世子載堉謂凡曲無一定之調一詩而十七宮調皆可更迭奏之又云古人隨月用律以其詩章首一言用

其月之律譜之次視平仄高下而以均內七聲贊助成曲末復歸于本律斯爲協律非謂章首一字必屬某律不可移易也由是言之詩首一字十二律皆可協矣培按此論郊廟雅樂則可欲以施之詞曲則繆甚何以言之唐樂志開元禮圜丘樂章降神用豫和圜鐘宮三成黃鐘角一成太簇徵一成姑洗羽一成凡六變而其辭則字八句皆同又宋史樂志郊祀山陵皆有導引共數十曲率因事隨時定所屬宮調以律和之此二條卽世子之說也故曰以論郊廟雅樂則可然考宋制南郊樂

其宮圜鐘（卽夾鐘之別名）明堂樂其宮夾鐘夾鐘生於房心之氣實爲天帝之堂故爲天宮祭地示其宮函鐘（卽林鐘之別名）林鐘生于未之氣未爲坤位實在東井鬼輿之外故爲地宮饗宗廟其宮用黃鐘黃鐘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故爲人宮此三者各用其聲類求之則郊廟之樂亦有一定之宮調各有精義不容移易而不必盡如世子之說矣至于詩餘南北曲卽宋金元之燕樂源於國風與郊廟之樂源於雅頌者其製度音調本自不同其曲至爲繁多欲奏某律卽有某律之調在不用東移西

湊故以曲牌名細區別之原不欲其通融出入耳葢文章之道其體愈卑則其法愈密此天地閒自然之理不獨詞曲爲然若念奴嬌本大石調又轉入道調雙調此亦如湘月隔指過腔之例葢亦無多乃精音律者偶爾變通之事不必如世子所云也王安石言先有詞而後以律度爲曲是聲依永若先定律而後以詞填實之則是永依聲也張橫渠先生曰古樂決非先製腔此二說者皆不可以論燕樂也紹興四年國子丞王普上言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崇寧以後乃先製譜而後命詞於

是詞律不相諧協與俗樂無異乞復用古製觀此知雅樂燕樂之分矣

論逸調

沈括言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色奏雙調琵琶絃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寶之以爲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卽應若偏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也逸調至多偶在二十八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爲怪此常理耳此聲學至要至妙處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極天地至和之聲世之樂工絃上

音調尚不能知何暇及此培掞國史纂異載洛陽僧房中磬子夜輒自鳴僧懼而成疾樂工曹紹夔鑢磬數處其聲遂絕僧問所以夔云此磬與齋鐘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遂愈此亦虛室琵琶自應之類若近世俗工奏樂從未見有樂器自應之者蓋緣其音調乖戾全不合律故耳吾家密之先生曰和琴瑟者分門內外外彈仙翁則內位亦動如定三絃子為梅花調以小紙每絃貼之吹笛中梅花調一字此絃之紙亦動師夔鑢磬不應猶之茂先知銅山崩也聲音之和足感異類豈誣

也哉

論筆談十五聲與白石不異

沈括云十二律並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于古樂二律以下（大晟樂用魏漢津指律故高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鐘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閒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夾鐘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鐘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鐘凡字爲黃鐘清高凡字爲大呂清下五字爲太簇清高五字爲夾鐘

清高五𠃔緊五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
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
理知音類能言之此不備載培按沈所云十五聲葢以
私意推之謂其聲如此當以合字當大呂下四近太簇
云爾非當時樂工以下四爲太簇高四爲夾鐘也故與
白石歌曲所載譜不同非姜譜譌誤也沈所謂殺者𠃔
十二律之各有住字也如中呂當用上字住之類住者
殺也所云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者如中呂不獨歸
上字住而兼用他字殺也余嘗怪今人唱曲不明宮調

之理其佳聲不能盡歸本律由沈言推之則自宋已然緣燕樂取其悅耳不比雅樂古淡則其佳聲勢不能用一字必兼用他字方流麗旖旎此理之自然非人所能強也但不可如今樂工全不知宮調一味隨意亂殺耳

論宋時燕樂亦不一

括又言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尤無法又高教坊一均以來惟北狄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聲也按此則南

宋時民間樂已與教坊不同駸駸欲近於今日之崑腔
矣

論近世彈琴不以管色定絃之繆

朱子沈括皆言調琹須先用管色合字定宮絃然後以
宮絃下生徵徵絃上生商終于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
上生者隔一弦取之以次徧合諸聲五聲旣正然後不
用管只以琹之五聲爲準而他樂皆取正焉培按古人
奏樂仍須以金石爲準商頌依我磬聲是也京房謂竹
音不可定律故造爲律準然準法不傳後世定絃莫尚

於管矣近世彈琹苟簡徒知布瓜取聲之巧相傳調絃有得道仙翁自在輕閒月朗風清流水高山十六字又有定當違理定兩段已非古法近人併此法不用只知彈仙翁兩字安能得宮商之正

論宋行在譜

朱子言張鎡在行在錄得譜子大凡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卽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黃鐘調結尾亦作黃鐘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

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調亦以清聲結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冰沖沖五字鑿字皆是濁聲黃鐘調末以濁聲結之培按此北宋大樂配字之法也然實未盡善姜夔進大樂議言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正指舊譜專以清濁配字之失也至于詞曲若依此法則更疏矣然則其法當如何始能諧協曰當先定其宮調當用何管色當用何字殺而歸重于起韻兩結其中之清濁高下若轉圜然有一定之理而無一定之音也如崗以

平入配重濁上去配輕清則聲律之理亦淺甚矣而何古今來知音者之不數數耶其說詳余所撰宮調發揮覽者熟復之而有進焉則不獨有助於區區之詞曲而已

論九宮譜之名之誤

或問十二律還相爲宮是樂有十二宮也今南北曲譜相傳名爲九宮譜何居荅曰樂有十二宮二十四宮又有七宮六宮獨無所謂九宮者今南北曲譜名爲九宮譜葢相沿之誤也何以言之宮者宮聲之調也十二均

各有其宮聲之調故謂之宮調其商角徵羽四聲別之曰調尊宮聲也其實宮亦調也此所謂十二宮也十二宮各有變宮一調合之是二十四宮也此皆樂之全聲古人原未嘗盡取以爲曲調姑置勿論若宋人燕樂只得四七二十八調其宮聲之調不過七宮而已正宮高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今之南北曲譜本于宋元實止六宮故輟耕錄云北曲凡六宮十三調今北曲譜又鈌揭指宮角三調僅存六宮十一調南曲譜又鈌道宮不過五宮八調而已余故曰以九宮名譜相沿之誤也樂髓新經

論律呂相生有五太七政六甲九宮之說此指太一九宮之宮以配七政六甲非宮調之宮也或借此以名譜庶幾其可然而南北曲之從無九宮則塡詞家不可不知也王元美藝苑巵言載何元朗之說曰北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別有道宮一似輟耕錄俱未見者如元朗言是北曲有十宮矣尤可笑也

論南九宮譜之誤

今南九宮譜較北譜缺道宮多羽調多仙呂入雙調有中呂仙呂南呂三宮而無中呂仙呂南呂三調此編譜

者不識宮商之理誤以中呂三調合之中呂三宮故少此三調也不知宮是宮音此三調乃是羽音相去遼庭如何合得且中呂三調皆羽音而律各不同中呂調即黃鐘羽南呂調即大呂羽仙呂調即仲呂羽也東山鈞叟南曲譜乃無中呂三調反混列羽調一卷何耶此南九宮譜之誤也

論九宮合譜之誤

從來南北曲譜未有如九宮合譜之善者然其紕繆正復不少如南曲之仙呂入雙調本之琵琶記即古之犯

調也蓋仙呂調爲中呂羽雙調爲中呂商此兩調皆當用上字住故仙呂調可入雙調若認爲仙呂宮入雙調則誤仙呂宮乃夷則宮當用低工字住住字不同則不容相犯九宮合譜不明此理改爲仙呂入雙角謬之甚矣不知雙角乃夾鐘角當用高五字住仙呂宮仙呂調皆不能入也嗟乎此特宮調之規矩聲音之淺事而自有明以來倚聲家鮮有能知之者而況樂律之精微乎犯調不始于南北曲宋詞已先有之如蘭陵王本越調聲犯正宮淒涼犯本仙呂調而犯商調之類其義詳見

白石道人歌曲又如江月晃重山八音諧諸曲亦採數調合成而不註曰犯者以採自本宮原不相凌犯故也九宮合譜謂犯字之義實屬何居而更名曰集曲大非又言唐宋詩餘無相犯者蚍靑娥白創于後人何見之不廣也

九宮合譜合南北曲所存燕樂二十三調諸牌名審其聲音以配十有二月此正古人隨月用律之義然按其所配無一月不差謬者則以不辨宮商不明律呂之過也如仙呂宮乃夷則之宮聲乃不用之七月而以配正

月此誤會誠齋元宵用仙呂宮之說培有辨載後大石調爲太簇商何以配三月而不用之正月乎至於閏月用仙呂入雙角尤爲不倫蓋天下事明其理則粲然綱舉目張雖繁而不紊不明其理必至揣影尋聲附會而不通匪獨樂律爲然閏月用律當各隨其月也

論樂之和與不和

周密癸辛雜識云嘗聞梨園舊樂工言凡大燕集樂初作必先奏引子如大石調引子則自始至終凡絲竹歌舞皆爲大石調直至別奏引子方隨以改爲耳又云凡

燕集初作或用上字然或用工字然必須衆樂皆然是謂諧和或有一時煞尾參差不齊則謂之不和必有只吾不樂等事前後驗之無不然者以此推之則樂之關乎治亂爲不誣矣按今人奏樂多犯此病一折之中數宮雜見實始於高則誠琵琶記後人無識往往效尤不知音樂所大忌也則誠才大不易及惟此是其短處北西廂便無此病

論沈括筆談之誤

沈存中筆談頗留心律呂然亦有未達處如疑中管仙

呂調乃是蕤賓聲又言今中呂宮却是古之夾鐘宮南呂宮乃是林鐘宮雖國工亦莫知其所因不知宋制雅俗調名各異雅樂蕤賓羽卽俗樂中管仙呂調雅樂夾鐘宮林鐘宮卽俗樂中呂宮南呂宮也沈以此爲疑則亦未明夫旋宮之理矣

論鄭世子起調畢曲之說不可施于詞曲

鄭世子云凡係黃鐘起調畢曲者中閒句句落脚之處只可用黃用林凡係林鐘起調畢曲者中閒句句落脚之處只可用林用黃用太蓋黃生林而林生太上下相

生脈絡貫通故也若用他律則轉調矣培按此說本于冷謙啟敬所撰樂譜蓋郊廟之雅樂若燕樂正不必如此嘗考之姜夔歌曲其所自譜工尺殊不若是之拘則今人度曲一以聲之高下相比而成未必非唐宋之遺法但不合起結不知音律亂入他調耳此最今日樂工大病

紫霞翁論工尺

楊纘字繼翁號紫霞翁寧宗楊后兄次山之孫周草窗言翁妙于音律令入寫譜雖一字之誤翁必隨證其非

余叩之曰五凡工尺有何義理而能牖記如此既未按管色又安知其誤耶翁曰君特未深究此事耳其閒義理之妙又有甚于文章者不然安能強記之乎培按字之高下相宜而以工尺之高下配之此音律中最淺近事非難知也然曲師中吾僅見一兩人曉此足見今人之墨墨矣

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

宋仁宗洞曉音律觀所著樂髓新經迴非當時議樂諸臣所及嘗語張文定宋景文曰孟子可謂知樂矣今樂

猶古樂闋百詩徵君讀作歡樂之樂謂作音樂之樂與吹正與論又曰自排徧以前聲音不相侵亂樂之正也樂相關

田獵不倫不知古人君舟行有雲吹武事有騎

自入破之後侵亂矣至此鄭衞也時又有教坊樂工謂劉几所奏樂純淸而不濁乃鄭衞之音堷謂此工然知音几非知也

宋李照阮逸改鑄鐘磬蜀人房庶深非之著樂書補亡三卷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大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柴瑟也變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甌

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柷敔也貫之爲匏此八音者與
世甚便而不逹者指廟樂鎛鐘鎛磬宮軒爲正樂而槪
謂胡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樂起于椎輪龍艘生于
落葉其變則然也雖使後世聖人復生不能舍杯盂几
案而復俎豆萑席之質然則八音之器豈異于此哉孔
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古若哉亦疾其聲
之變耳試使知音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惉懘靡
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
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敎坊所奏豈盡爲

淫聲哉此一段最近理眞說得痛快特未可與迂儒語耳庶此言當矣然其所著書又往往自相矛盾　然不特宋燕樂去古樂不遠即今劇本亦去古不遠培幼年見吾鄉祈年報賽所演皆古傳奇忠孝事其時風俗淳厚近二十年來亂談腔盛行專取淫穢支離不通之說演爲正本世人多喜觀之而風俗大壞則今樂古樂豈果有異哉通考言樂制雖日屢變而原未嘗變宋史言鄭衛風雅不異器斯言也可謂知樂矣

混成集

齊東野語云混成集脩內司所刊本巨帙百餘古今歌詞之譜靡不備具只大曲一類凡數百解他可知矣然有譜無詞者居半霓裳一曲共三十六叚嘗聞紫霞翁云幼日隨其祖郡王曲宴禁中太后令內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極高妙翁一日自品象管作數聲眞有駐雲落木之意要非人間曲也白樸天籟集又有所謂榷場譜者惜此二書不傳古調零落後人編輯僅存百一而已

古今樂律通譜

宋王洙王氏談錄云公洞曉音律自能辨聲度曲嘗究今樂與古樂之所由變而總諸器之同歸以籍于譜如言黃鐘某聲則屬絃之某抑按金石之某聲考管之某穴皆衡貫爲表而別之至于胡部諸器亦然雖不知音者可一視而究號曰古今樂律通譜又云今胡部樂乃古之淸商遺音其論甚詳培嘗謂工尺十六字乃三代之遺法古聖人吹律正音卽製有此十六字無俟後人吹灰累黍紛如聚訟觀談錄此條足證余說之不妄衡貫爲表其法甚善余嘗欲倣爲之一洗南北九宮之陋

惜世無好事者爲余梓行之而止也

論中管和繆

或問八十四調中如太簇宮爲中管高宮蕤賓商爲中管商調之類何以謂之中管荅曰中管云者先正謂其聲在前後二律之閒而與前律同出一孔以之製調音韻重雜強易其名終無所表異視前律爲不遠故古人製曲罕以爲調以其非正音也然謂聲在二律閒則是謂音韻重無所表異則非也旋宮之法窮極豪芒何云無所表異觀方侯咏春草碧詞自注中管高宮則亦未

嘗不用爲調矣曰二變何以謂之和繆荅曰一曲之中
終始只是一音而其中必以五正音爲經二變音爲緯
以助之然後成曲非二變則不和故曰和繆也家宻之
先生曰如醫家繆剌之繆葢以繆和之取濟耳此言是
也

論五聲

宫聲沈厚粗大而下爲君聲調則國安亂則荒而危合
口通音謂之宫其聲雄洪屬平聲商聲勁凝明達上而
下歸于中爲臣聲調則刑罰不作威令行亂則其官壞

開口吐聲謂之商音將將然倉倉然角聲長而通徹中平而正爲民聲調則四民安亂則人怨聲出齒開謂之角喔喔確確然徵聲抑揚流利從下而上歸于中爲事聲調則百事理亂則事隳齒合而脣啟謂之徵倚倚然巇嚱然羽聲嚶嚶而遠徹細小而高爲物聲調則倉廩實庶物備亂則匱竭齒開脣聚謂之羽詡詡然酗酗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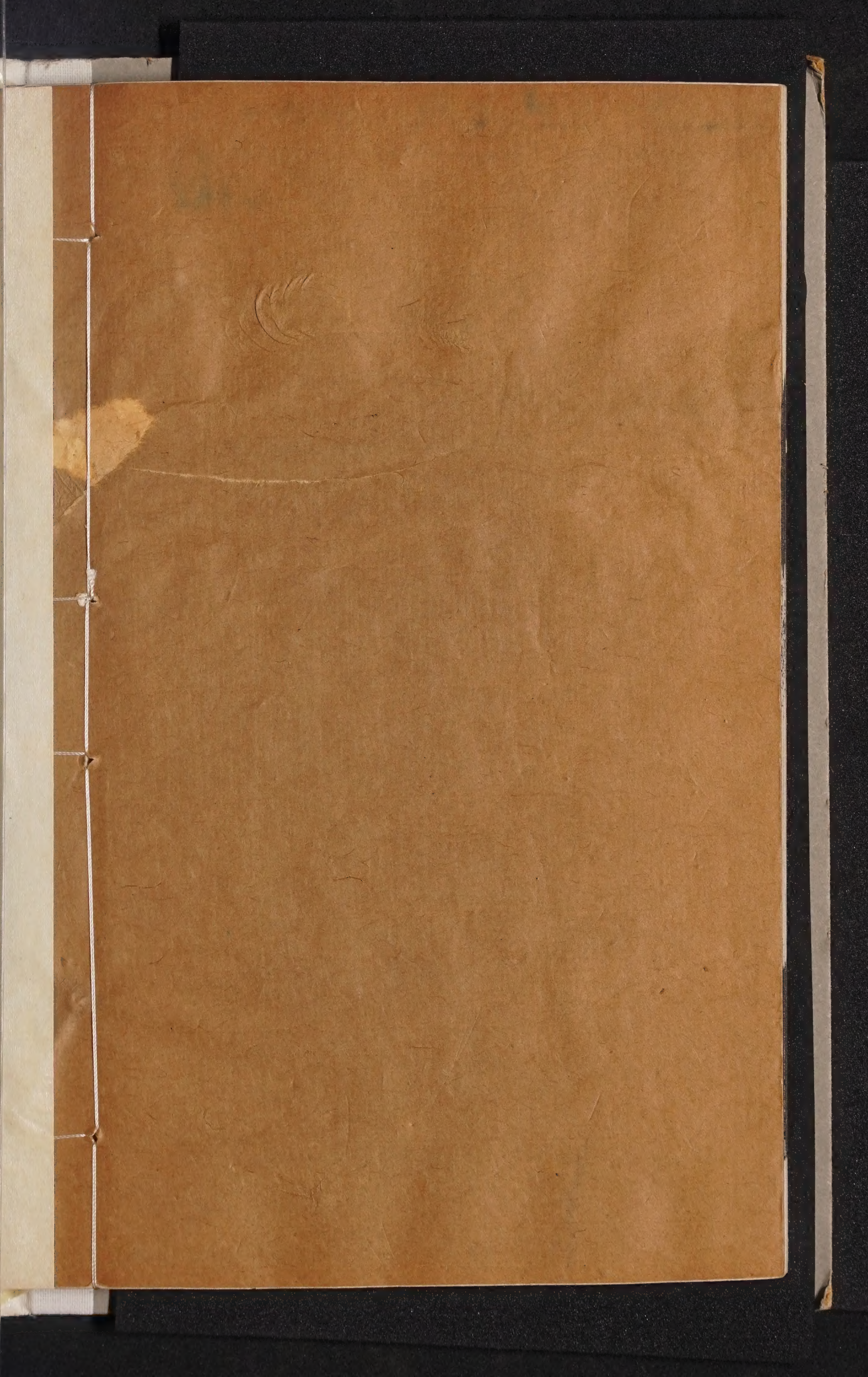
右見樂髓新經管子言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聽羽如鳴鳥在樹聽宮如牛鳴窌中聽商如離羣羊聽角如雉登木以鳴其文古奧不易會正好與新經參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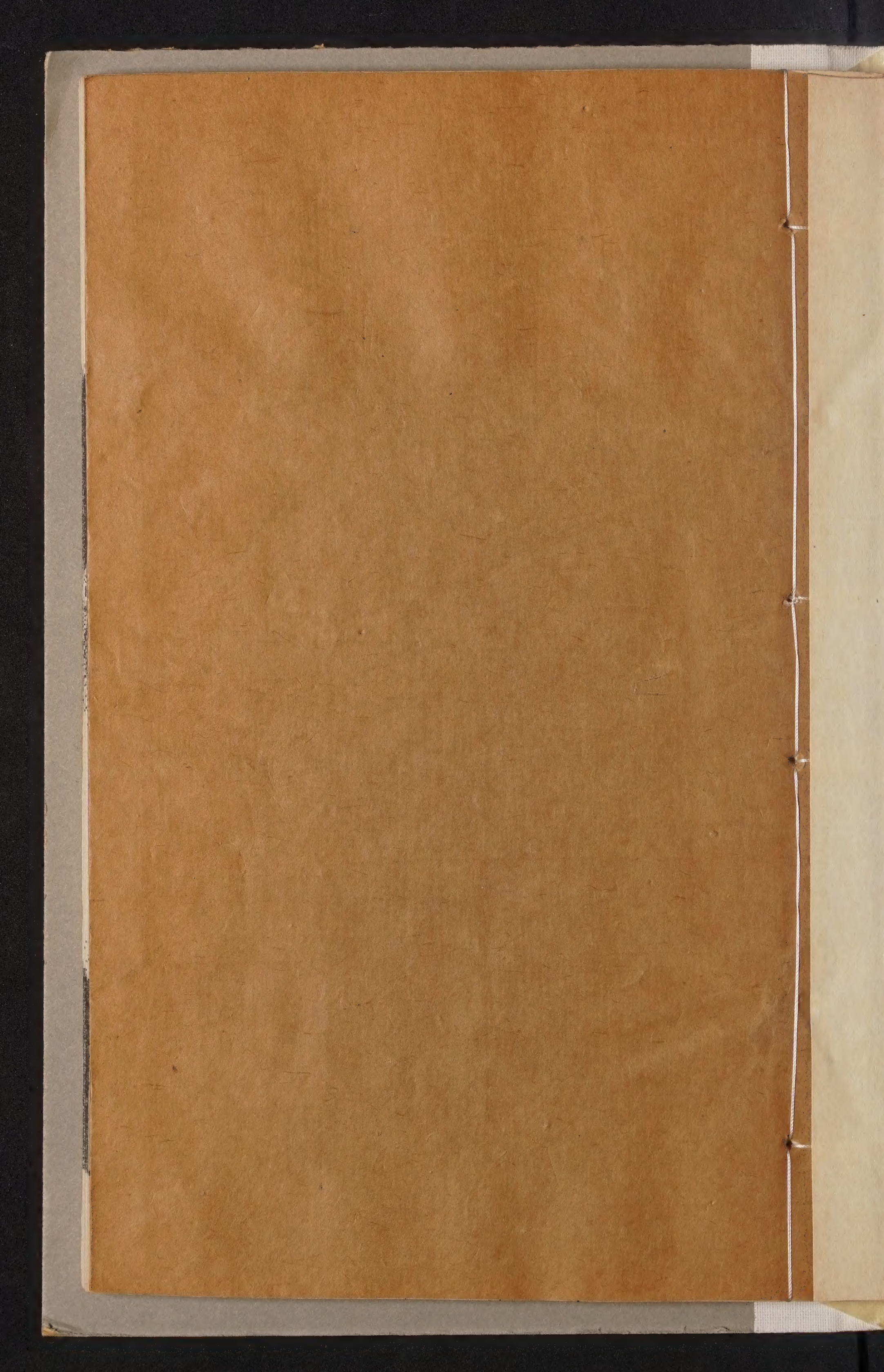
明人劉濂撰樂經元義謂樂記宮亂則荒其君驕一段近于誣誕培謂不然葢樂生于人心非樂不和而致君驕財匱乃君驕財匱必形于樂中耳葉適曰舜聞律音在治忽正恐樂有未諧則治有未至旣以已致治復以樂察治此道之密微非唐太宗魏徵所能知也此論最精濂之輕斥古書可謂妄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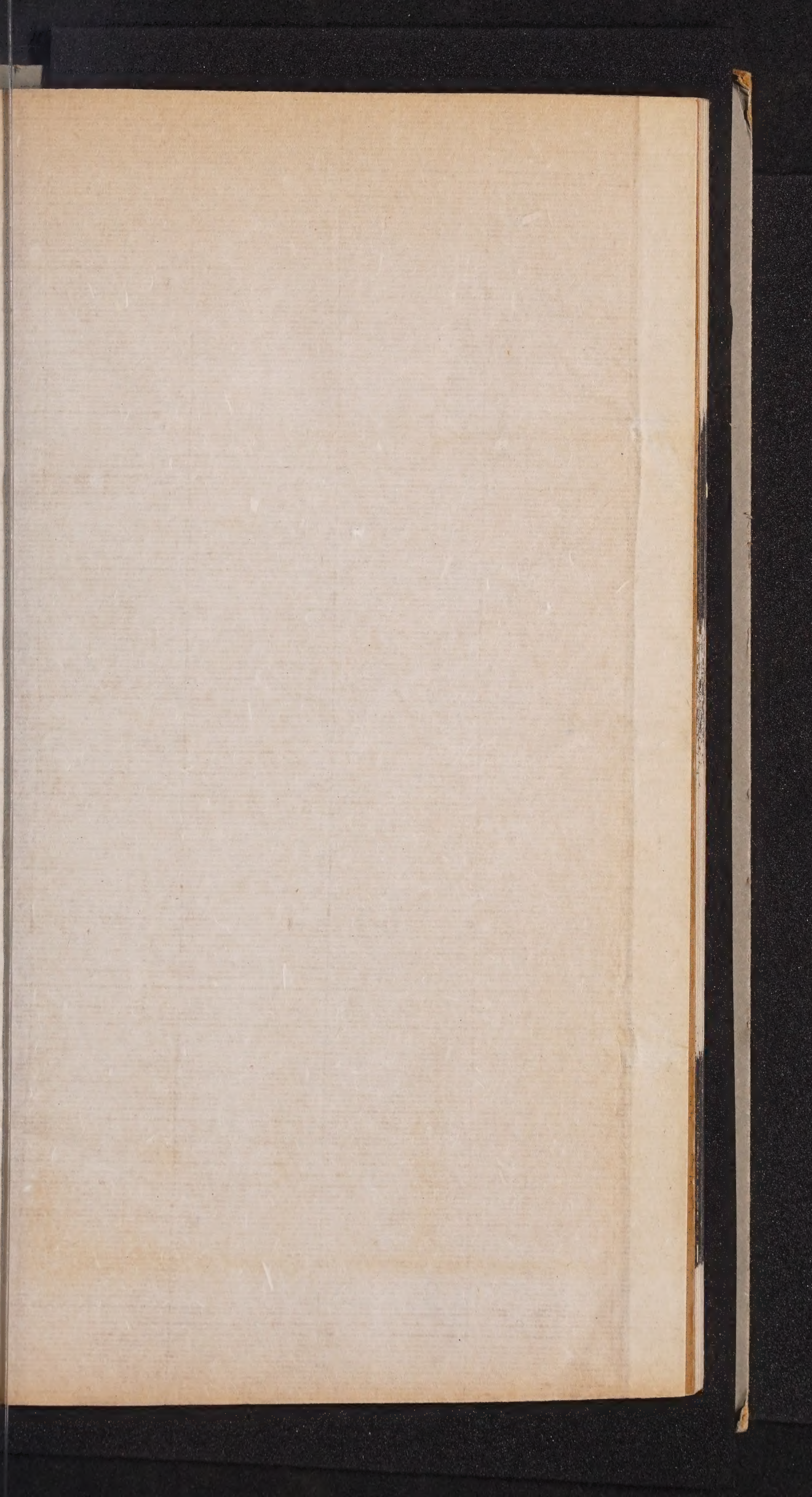
香研居詞麈卷二











香研居詞麈卷三

歙西方成培仰松　述

岐伯撰樂

短簫鐃軍中之樂黃帝時岐伯撰以建武揚德風敵勵兵周官所謂王師大捷則令軍中凱歌是也見魏徵隋書樂志今人但知岐伯著靈素爲醫家鼻祖耳古聖人葢無所不通

王仁裕論樂

冊府元龜王仁裕初仕晉爲司封郎中爲文之外亦曉

音律天福五年八月宴羣臣于永福殿樂奏黃鐘仁裕曰音不純肅聲不和振其將有爭者乎或問之曰奚以知其然曰夫樂有天地辰宿有軌數形色有陰陽順逆有離合隱現天數五地數六六五相合十一月而生黃鐘黃鐘者同律之主音之元宮也子寅卯巳未酉戌謂之羽子寅辰午未酉亥謂之宮子丑卯巳未申戌謂之角子卯辰巳未酉戌謂之商四者靡靡成章峻而且厲鄭衛之音此之謂也雖高有所忽微中有所缺漏與夫推歷生律以律合呂九六之偶旋相爲宮三正生天地

之美七宗固陰陽之序者於其道入神宣歲功生成軌儀之德紀協長大之算則精粗異矣在乎審治亂察盛衰原性情應形兆則殊塗而同歸也三正者一爲天二爲地三爲人七宗者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角爲木商爲金宮爲土變徵爲日變宮爲月徵爲火羽爲水龍角元龜天豕井侯主乎角平亢河鼓婁聚輿鬼主乎商天根須女庖狙鳥喙主乎宮辰馬陰虛旄頭天都主乎變徵大火丘封天高烏博主乎變宮龍尾玄室四兵天倡

主乎徵天津東壁參代輿車主乎羽角之數六十有四商之數七十有二宮之數八十有一變徵之數五十有六變宮之數四十有二徵之數五十有四羽之數四十有八極商之數九十陽之數一百二十有八陰之數一百一十有二五音之數畢矣神無形而有化處乎聲數之間故昭之以音合之以算音以定主算以求象觸于耳而徹于心由是而知也夫何疑哉此一段論樂聲數之理最詳故錄之朱子曰音律只是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培謂天地間莫非一氣之流行故黃鐘爲萬事根

本彼謂樂律無關于治亂吉凶之兆者其所見亦淺矣
淸泰初范延光餞朝客于折柳亭樂則于羽而響鐵獨
有宮聲洎將操執竟不諧和仁裕詞之曰今日必有讀
張之事蓋諸音舉羽獨叩金有宮聲羽爲水宮爲土水
土相尅得無憂乎俄而筵散延光墜馬垂絕復甦見玉
堂閒話

竇儼知音

丁謂談錄竇儼爲文宏贍有集百卷又善術數聽音聲
而知興廢之未兆兄儀常鄙其詭怪不之信世宗令陶

八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四片各題識其節氣隔簾敲
響令儼辨之無一差繆丁嘗謂寶二郎今之師曠也

西涼樂

舊唐書樂志永嘉時中原喪亂張軌據有河西苻涼八
所傳中國舊樂而雜以羌胡之聲魏世共隋咸重之開
天傳信記云凉州進新曲明皇奏之便殿曲終諸王皆
稱萬歲獨寧王不賀詔詢其故寧王曰夫曲始于宮散
于商成于角徵臣見此曲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宮
不勝則君卑商有餘則臣事僭恐異日臣下有悖亂之

事陛下有播越之禍兆于斯曲矣後果有祿山之亂此一段容岀附會然其論樂則是也

論中聲

鄭世子曰十二律皆中聲也泠州鳩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此之謂也夫何謂中聲耶歌出自然雖高而不至于揭不起雖低而不至咽不出此所謂中聲也程子謂商與角之閒角與徵之閒爲中聲楊椒山謂定一中聲而高下轉旋十五字更不外犯乃得何調爲中聲言各有當然皆不若世子之說葢程子所言乃二變之和聲椒山所云卽律本起調畢曲之義惟世子所說乃中聲之上則有半律是爲十二律天地自然之中聲也

淸聲中聲之下則有倍律是爲濁聲彼謂黃鐘最低其下更無低者應鐘㝡高其下更無高者不知律呂有倍半之理也嘗以八聲驗之十二正律由濁而淸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皆自然也繼以半律黃大太夾雖淸可歌至于姑仲則聲益高而揭不起或强揭起非自然矣十二正律由淸而濁應無南夷林蕤仲姑夾太大黃皆自然也繼以倍律應無南夷雖濁可歌至于林蕤則聲益低而咽不出或强歌出非自然矣中聲止于十二此非難知之事不待知音衆庶可知也世稱移宮

換羽亦非難知之事且以黃鐘之均言之黃鐘爲宮則濁俗呼合字是也而其半律則清俗呼高六是也南呂爲羽則清俗呼工字是也而其半律則濁俗呼低工字是也宮音本濁而移之使清羽音本清而換之使濁則是應鐘之上非無清聲黃鐘之下非無濁聲彼以黃鐘爲最濁者誤矣培按此一則論中聲半律倍律最是獨斥以黃鐘爲最濁者爲誤此言則非蓋前人謂黃鐘爲最濁者亦就十二律中較之非其半律倍律論之也

半律倍律各止於六之圖

半律　　　　倍律

從子至巳律呂皆長故有
半而無倍倍之則太長

巳辰卯寅丑子　　亥戌酉申未午

仲姑夾太大黃應無南夷林蕤仲姑夾太大黃應無南夷林蕤

清聲濁聲各止於四之圖

清聲　　　　濁聲

從午至亥律呂皆短故有
倍而無半半之則太短

半律　　　　倍律

半律雖六而清聲止于四
巳上太高歌聲揭不起

陰陽陰陽陰陽陰陽陰陽陰陽

●●夾太大黃應無南夷林蕤仲姑夾太大黃應無南夷●●

清聲 倍律雖六而濁聲止于四已下太低歌聲咽不出 濁聲

培按此兩圖見鄭世子律呂精義不過欲晝出樂器八聲之高低以示人耳乃目前淺易之理無甚深奧然樂家至神至奇之處亦在此

各宮字譜

寅太簇七聲與丑大呂七聲同字譜宮聲同四字商聲同一字角聲同上勾徵聲同工字羽聲同凡字辰姑洗七聲與卯夾鐘七聲同字譜宮聲同一字商聲同上勾徵聲同凡字惟角羽二聲有工尺五六之異酉南呂七

聲與申夷則七聲同字譜宫聲同工字商聲同凡字徵聲同一字羽聲同上勾惟角聲有六五之異

右見律呂新書其缺黃鐘六宫管色者緣論中管及之故不備耳又所謂管色者疑即如今人度曲用某字調相似宋人蘭陵王詞注屬越調即黃鐘商聲犯正宫即黃鐘宫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勾字即此類也十二宫住字賴白石載明二十八調管色惜半無可攷

樂府雜錄別樂識五音二十八調圖

平聲羽七調 第一運中呂調第二運正平調第三運

高平調第四運仙呂調第五運黃鐘調第六運般涉調
第七運高般涉調自注云雖去中呂調之運如車輪轉
却去中呂一運聲也按此注疑有譌
字不甚
可解
上聲角七調 第一運越角調第二運大石角調第三
運高大石角調第四運雙角調第五運小石角調亦名
正角調第六運歇指角調第七運林鐘角調
去聲宮七調 第一運正宮調第二運高宮調第三運
中呂宮第四運道調宮第五運南呂宮第六運仙呂宮
第七運黃鐘宮

入聲商七調　第一運越調第二運大石調第三運高大石調第四運雙調第五運小石調第六運歇指調第七運林鐘商調

上平聲調　爲徵聲　商角同用　宮逐羽音

右圖見唐段安節樂府雜錄自來無人能解培近觀楊誠齋擇腔用韻之說忽然有悟眞快事也所謂運者用也分爲四聲各用一韻以塡七調如平聲韻則用以塡中呂正平等七調上聲則用以塡越角大石角等調非此則不協律也上平聲調爲徵聲者言徵

調宜用上平聲韻塡之但有其聲無其調故但云爲徵聲而已商角同用者角調宜叶上聲韻商調宜叶入聲韻而上平之韻二調亦可叶也宮逐羽音者宮音之調宜叶去聲韻羽音之調宜叶平韻而去聲之宮亦可叶平聲之羽故曰宮逐羽音也余此解發元明人所未發毛稚黃沈去矜諸君呶呶于詞韻曲韻之分皆隔壁聽匪達乎聲律之原者也

楊誠齋作詞五要培按當是守齋張炎得音律之學于楊守齋陸輔之又學詞于張故陸撰詞旨而載守齋之說後人譌爲誠齋耳守齋即紫霞翁

第一要擇腔腔不韻則勿作如塞翁吟之衰颯帝臺春之不順隔浦蓮之奇煞鬭百花之無味是也

培按不韻謂不美也奇煞應是寄煞之譌

第二要擇律律不應則不美如十一月須用正宮元宵詞必用仙呂宮爲宜也

培按九宮各譜正月配以仙呂葢本諸此而不知實誤也正宮乃黃鐘變宮聲故十一月用之仙呂宮乃夷則之宮聲當用之七月元宵胡爲用之乎以愚斷之仙呂乃南呂之譌也何則正月律當用太簇即高宮

太簇之均以南呂爲徵徵爲火元宵燈火之事故宜用南呂古人用律之精如此然所云南呂者不專指一調而言如揭指調(即南呂商)越調(即南呂角)般涉調(即南呂羽)皆可用也如十一月越調(即黃鐘商)中呂調(即黃鐘羽)高大石角(即黃鐘角)皆可用也不然一歲之事只消十二調便足其餘曲俱屬無用有是理乎宮字衍文蓋南呂宮即林鐘宮當于六月用之也正宮一本作黃鐘最是言黃鐘則正宮大食角諸調皆見言正宮則不見也

第三要韻詞按譜自古作詞能依句者少依譜用字百

無一二詞若歌韻不叶奚取哉或謂善歌者能融化其字則無疵殊不知製作轉折用或不當則失律正旁偏側凌犯他宮非復本調矣

宋人多先製腔而後塡詞觀其工尺當用何字協律方始塡入故謂之塡詞及其調盛傳作者不過照前人詞句塡之故云依句者少依譜用字百無一二也轉折乃節奏所關故下字不當則失律凌犯他宮起韻過變兩結尤爲喫緊

第四要僱律押韻如越調水龍吟商調二郎神皆用平

入聲韻古調俱押去聲所以轉折乖異

催字譌當作推律乃相傳剞劂之誤推求此調屬某律某音然後叶某韻塡之方始合律卽段安節五音二十八調所說是也水龍吟越調卽黃鍾商二郎神商調卽無射商此卽前圖所云入聲運商七調上平聲商角同用者也若去聲韻當叶宮聲之調非商調所宜矣然宋詞往往不拘葢文士揮毫不暇推求合律故耳培嘗謂音律之學元人不及宋人宋人又不及唐人于此可證此一段道理周德淸中原音韻尚

且不知何況明人以後哉

第五要立新意

後人塡詞止知此耳然務求尖新不近自然便俗楊升菴王弇州諸君正復不免

論中原音韻

周德清謂元混一久四海同音縉紳論道國語翻譯下及訟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故作中原音韻此謂之識時便俗則可耳遽斥廣韻爲鴂舌泝流忘源何立言之過耶又以六字三韻爲難如忽聽一聲猛驚是也然此

亦何難之有又以主毋機可對燒公鴨爲語病尤非確論

以入聲派入三聲宋詞往往有之葢本於三百篇漢魏樂府非德淸一人創見也然其起例有曰以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者廣其韻耳有才者本韻自足此言甚當後人必以三聲竝叶爲北曲入聲獨押爲南曲失德淸之旨矣

論敦掣住三聲

沈存中補筆談云樂中有敦掣住三聲一敦一住各當

一字一大字住當二字一掣減一字如此遲速方應節琴瑟亦然更有折聲惟合字無折一分折二分至於折七八分者皆是舉指有深淺用氣有輕重如笙簫則全在用氣弦聲只在抑按如中呂宮一字仙呂宮五字皆比他調高半格方應本調惟禁伶能知外方常工多不喻培按敦聲者重抑按而徐也掣聲者或輕或重連抑按而疾也住聲則在敦掣之閒或一敦一住或連掣而一住也笙簫之用氣亦然合字無折者合字最低不復可折故也蓋樂之妙雖未易言其大要只在高下疾徐

之中節已耳

論折字

姜堯章云篪笛有折字假如上折字下無字卽其聲比無字微高餘皆以下字爲準金石兹匏無折字取同聲代之或問培何以謂之上折字下無字荅曰一字折至七八分是此一聲低到極處下不復能低故曰下無字也卽其聲比無字微高餘皆以下字爲準是又斟酌逐漸高上去也此正抗墜抑揚之妙余嘗見善嘯者蹙口出聲音中宮商其分刌可合曲度異而詰之荅言吾術

無難但聲高至極處則悠揚而使下聲低至極處則悠揚而使高如是則絲竹宮商蔑不合矣觀此知上下方員如槀木如貫珠天地間自然之理

花拍

歐陽文忠詞云貪看六幺花十八碧雞漫志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樂家所謂花拍蓋非正也按花拍卽今之贈板二字甚雅吳夢牕有夢行雲詞自注一名六幺花十八六幺本大曲此其中之一疊

殺借殺

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碧雞漫志云林鐘商今夷則商也管色譜以凡字殺若側商則借尺字殺借殺即寄殺也

拍板謠

王元之小畜集有拍板謠略云麻姑親採扶桑木鏤肥排焦其數六雙成捧立王母前曾按瑤池白雲曲律呂與我數自齊絲竹望我爲宗師總驅節奏在術內歌舞之人無我欺觀此詩知唐宋時拍板用木六片否則指

其脩六寸也鏤𣏾必雕刻爲花紋飾之排焦則不可曉

樂節

元戚輔之佩楚軒客談紀趙子昂說歌曲八字一拍當云樂節非句也夫樂不同拍板以鼓爲節戚云當改曰板與鼓同節尤佳觀此知元曲以八字爲一拍板以鼓爲節此語甚精

宮調所宜

陶九成輟耕錄云仙呂宮宜清新綿邈南呂宮宜感歎傷惋中呂宮宜高下閃賺黄鐘宮宜富貴纏綿正宮宜

惆悵雄壯道宮宜飄逸清香大石宜風流蘊籍小石宜旖旎柔媚高平宜滌蕩滉漾般涉宜拾掇坑塹歇指宜急併虛歇商角宜悲傷婉轉雙調宜健捷激昂商調宜悽愴怨慕角調宜嗚咽悠揚宮調宜典雅沈重越調宜陶寫冷笑培按宋人稱秦少游詩可入小石調議其旖旎柔媚也則此一段宋時已相傳有之不始自元人明矣

論歌

唐段安節云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出至喉乃

噫其詞即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致過雲響谷之妙

沈括筆談云古之善歌者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脣喉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肉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培按此數言盡歌之道特轉宮爲商

人不易解葢凡一字雖屬一音然輕重抑揚之閒每一字實含五音故可以移宮換徵令人知此理者罕矣朱子曰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脣齒上分不知道喉舌脣齒上亦各自有箇宮商角徵羽何者葢自有箇疾徐高下此言每一字具五音也

陸次雲湖壖雜記女史素蓉歌東風無賴一曲金叟謂之曰子之歌善矣然毫釐千里之閒猶有進也字有四聲度曲者各得其是雖拙亦佳非徒取媚聽者之耳如陽平拖韻稍長卽類于陰陰平發音稍亮卽類于陽去

聲亢矣過亢宜抑而復揚入聲促矣出字貴斷而後續雖有一定之腔亦可短長以就韻雖有不移之板亦可變換以成文而其要領在于養氣如陽音以單氣送之則薄陰音以雙氣送之則滯將收鼻音先以一絲之氣引入而以音繼之則悠然無迹予有數字未諧試反尋之自得也素蓉卽起拜謝此可謂識曲矣然尚未到樂記如抗如隊如槁木貫珠之意也歌亦不易哉

李易安論詞

易安居士言詩文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

分音律又分淸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旣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培按段安節言商角同用是押上聲者入聲亦可押也與易安所說不同余嘗取柳永樂章集按之其用韻與段說合者半不合者半乃知宋詞協韻比唐人較寬宋大樂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淸亦與段圖不同大抵宋詞工者惟取韻之抑揚高下與律協者押之而不拘拘于四聲其不知律者則惟求

工于詞句並置此不論矣

王平羽衣譜

碧雞漫志宣和初普州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贍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霓裳羽衣歌及明皇太眞事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二段起第四徧第五徧第六徧擷入破虛催衮實催衮歇拍煞衮音律節奏與白氏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大可恨也諳按姜白石所傳霓裳中序正屬商調不知與王平所撰何如或卽平之所遺耶

王弇州論曲

王元美曲藻云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雖本才情務諧俚俗譬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異科也又曰凡曲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則辭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此吾論曲三昧語弇州論詞多不中窾此兩則論曲却得之

論俗樂可鄙

祝允明猥談云今人用樂皆苟簡錯亂其初歌曲絲竹大率金元之舊略存十七宮調亦且不備只十一調中塡湊而已今之俗部尤極高而就其聲察之初無定時高下隨工任意移易此病歌與弦音爲最甚視金元制腔之時又失之矣略無音律腔調愚人蠢工徇意更變變易喉舌趍逐抑揚杜撰百端眞胡說耳此數言說盡俗樂之鄙弊今人動說古樂淪亡不知燕樂亦復淪亡所賴者樂器雖變而鐘律實不變耳

記夢

培幼好倚聲攻之至忘寢食嘗夢讀一書云是宋人所著皆論律呂宮調之事有曰凡一詞用某韻則句中勿多雜入本韻字而每句首一字尤宜慎之如押魚虞韻而句中多用語麌無吾等字則五音紊矣又云精于律呂者未嘗有書而其詞具存試奏一曲其中不言之意在善悟者自領略之耳餘不能盡記覺思其言近有理遂錄之

香研居詞麈卷三



香研居詞麈卷四

歙西方成培仰松　述

太平樂

舊唐書樂志亦謂之五方獅子舞獅子鷙獸綴毛爲之人居其中像其馴狎俛仰之容二人持繩秉拂作崑崙像爲習弄之狀五獅子各五方其色按樂府雜錄屬龜玆部每一獅子有十二人戴紅抹額衣畫衣拂紅拂子謂之獅子郎舞太平樂曲破陣樂曲亦屬此部吾鄉風俗元旦必舞獅子曩者恭逢

皇太后八旬萬壽大差准商進九獅獻瑞劇大爲

皇上所賞令教內班演習厚賞之

論絲竹金石有自然之聲

禅編曰琴律有長短故徽有疎密當徽則鳴差徽則否若以木聲取之其不當徽處猶或有聲至泛聲則當徽處而有餘韻不當徽處輒咽不成聲故造琴安徽不必度以尺寸但視琴之長自龍齦至臨岳折半爲中以絃繩之於其中取泛聲清越有餘韻者定中徽上下或差分來其聲輒否中徽既定其外爲第八第九第十第十

一第十二第十三徵而止其內爲第六第五第四第三第二第一徵而止其當徵則鳴不當徵則否悉與中徵同此造化眞至之理也非獨琴爲然凡絲聲皆如此人但不察耳非獨絲聲竹聲亦然造笛者去吹孔下行四寸半作第六孔爲黃鐘清又下行四寸半作第一孔爲大呂太簇二者之間分爲四孔第五孔爲夷則南呂其哨聲爲無射應鐘第四孔爲蕤賓林鐘第三孔爲仲呂第二孔爲夾鐘姑洗自下而上笛體中翕聲宮也第一孔商也第二孔正角也第三孔淸角也第四孔變徵正

徵也第五孔羽也哨聲變宮也第六孔清宮也其當孔處作孔則其聲清越不當孔處作孔則其聲輒劣亦自然之理崔遵度以弓悟琴丈絃尺絃皆具七泛十三徽吾友程君易田琴音記泛音至三百九十有五此又古人所未言然其理一也

沈括補筆談云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于無窮下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者必求其高下最中之聲不如是不足以致太和之音應天地之節所謂正聲如絃之有十三泛韻此十二律自然之節

也盈丈之絃其節亦十三故琴爲十三徽金石亦然考工爲磬之法以上則磨其耑己下則磨其旁磨之至于擊而有韻處卽與徽應過之則無復韻又磨之至于有韻處復應以一徽石無大小有韻處亦不過十三猶絃之有十三汎音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釐增損其閒也

論南北曲之分

或問曲何以有南北之異昉于何時荅曰音有南北自古言之此姑不論但論曲之南北葢北曲雖始自金元

而實本於唐與北宋之樂府元祐中曾文肅所製水調歌頭排遍詠馮燕事凡七遍見玉照新志已開董解元西廂弦索調南曲雖昉于元末明初之琵琶拜月而實本于南宋之緻段大曲于何徵之沈存中言北朝樂較低二律大抵是唐之遺音今人度曲閉乙凡二字則成南調用乙凡二字則成北調乙凡調最低故此非明證乎宋南遷久風氣日漸柔弱故音樂亦從而變焉高東嘉琵琶記因于負鼓盲翁之歌唱此非南曲本於杭宋之明證乎余曾見米元暉自書所作畫眉序詞眞蹟其字句音節與今南曲畫眉序無異此又一證也否則琵

琶若無所因安能一概自創邪後人作九宮譜雖知有南北之別而莫知南北之所由分矣

論南曲不用乙凡二字

問今南曲不用乙凡二字何故荅曰下乙爲夾鍾上乙爲姑洗下凡爲無射上凡爲應鍾上下今人謂之高低此四字皆有倍律濁聲其音最低南曲正律外多是半律清聲自然用不著此兩字余嘗謂北曲猶有唐宋遺音南曲爲靡靡之樂正爲此也

論今曲無勾字

或問於培曰古人用合四一工凡上勾尺六五十六字以配十二律四清聲今人度曲從無勾字甚不可解不識其義可得聞乎荅曰古人度曲四乙凡工此四字有高下二聲五字有上下緊三聲獨上尺兩字無有高下今人度曲上尺兩字却有高下二聲而絕無勾字夫勾爲蕤賓清次仲呂者也上字爲仲呂仕字今之高上字清次上者也則今之仕字即勾字也今之伬字今之高尺字在林鐘夷則之閒亦古所無也然則今人度曲雖不知有勾字之名而未嘗無勾字之實矣否則十二律缺其一安

能成樂哉曰今之高仕卽古之勾字此說予亦有所受乎曰余無所受直以理推其如是耳然亦有兩事可證明初冷謙所製雅樂上字之上有勾字爲蕤賓正律是明初猶知有勾字也夫上字之上非高仕而何此一確證也又鄭世子云今民閒笛六孔全閉低吹爲尺卽下徵也徵下于宮故曰下徵卽林鐘倍律聲也（培按卽今之五字調）從尾放開一孔低吹爲工卽下羽也羽下于宮故曰下羽卽南呂倍律聲也（卽今之六字調）放開二孔低吹爲凡卽應鐘倍律聲也（卽今之凡字調）放開三孔低吹爲合卽黃鐘正律

聲卽今之小工調放開四孔低吹爲四卽太簇正律聲卽今之尺字調放開五孔低吹爲乙卽姑洗正律聲卽今之上字調六孔全開低吹爲勾卽蕤賓正律聲卽今之乙字調此黃鐘之均七聲也其林鐘南呂應鐘正律之聲及黃鐘太簇姑洗半律之聲開閉同前但高吹耳按今俗樂乙字調六孔全開低吹爲上而高吹爲仩而世子云低吹爲勾高吹爲半律之聲則仩字卽勾字無疑也然則不知有勾字自明中葉始也此又一證也

論宋律呂家之繆者

李照定樂黜四淸聲陳暘著書復擠二變知聲而不知音也先儒惟朱子最爲知樂此鄭世子語培按朱子同時惟蔡元定可稱知樂士人則姜堯章爲最南宋歐陽之秀著律通三篇深闢三分損益之法眞西山趙以夫皆盛稱之然唐樂府宋詞元曲皆用三分損益法則之秀之說亦繆也

論明律呂家之繆者

莆田李文利著律呂元聲專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以爲黃鐘至淸蓋本之呂氏春秋仲夏適音篇然呂氏季

夏六月紀所云上下相生三分損益之法已與漢書史記合則三寸九分顯是豕亥之譌文利據此立論繆之甚矣嘯餘譜首列文利說盡斥古法此又不知而附和者

李文察據隔八相生以擬樂譜則每句自爲一宮而五音皆錯亂矣劉瀛認切韻之法而擬譜則五音成死法矣鄭世子闢之曰如文察所定則篇篇相似而雅頌無別如瀛之所擬則字字重複而曲折不分殊不知善歌者一字而五音具焉隨調宛轉變動不拘豈可以平上

去入牙齒舌喉脣拘之哉培按世子此言善矣然平上去入牙齒舌喉脣雖不可據以爲調然亦不可抹殺必審其平上去入牙齒舌喉脣而後以工尺六五配之斯成樂耳蓋人之五音無定（字涵五音故無定）樂之五音有定（旋宮有變而宮商不變）以無定者配有定又以有定者和無定而後聲音之妙出焉

論本朝談律呂者

國朝律呂之學尠有專門曾見應嗣寅古樂書兩冊詳于體而昧于用吾鄉江慎齋先生著律呂闡微本諸鄭

世子新法皆無當于曲調餘多經生家勦襲陳言資後
場之用而已如馬宛斯繹史中律呂通考及柴紹炳考
古類編中律呂一條抄撮羣說組織極可觀然到底不
曾明白不曉如何施用方氏通雅顧氏日知錄淵博罕
有倫比獨說律呂亦屬顢頇此外益可知已
國初有徐之者字遠將著律呂正聲四卷其法六十調
以納音爲主每十五調以甲子辰等一局領之自謂千
古所未有夫樂律先於三代納音起乎後世如徐說是
祖宗出于子孫有是理耶又稱武王歌黃鐘之下宮命

之曰厲歌太簇之下宮命之曰宣歌無射之下宮命之曰嬴歌夷則之上宮命之曰羽厥後有厲宣秦項因著圖推測其理然何以又不知有炎劉也拾讖緯之唾餘附會伶州鳩語穿鑿不經莫甚于此

毛奇齡不識旋宮不知工尺即十二律又謂已曾截管徧吹而大小之聲無異疑古人製律爲無用可謂不知而妄作者家大人嘗曰毛西河官檢討時常與孫可望之子往還其集中所稱孫國公有是也後毛紀獻賊事諱爲荀可旺不敢斥其名姓而排擊朱子諸賢則不遺

餘力是誠何心哉記醜而博西河之謂矣

論頭管

頭管卽觱篥也九孔自下而上管體中合然爲合字第二孔一字第三孔上字第四孔後出勾字第五孔尺字第六孔士字第七孔凡字第八孔後出六字第九孔五字大樂以此先諸樂謂之頭管培按爾雅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蔡邕月令章句云管有孔無底其器今亡則漢時已無此器元聲謂觱篥卽管非鄭世子謂管卽律管亦非也當以爾雅月令章句爲據

管色字譜五凡工尺上四六一勾合啓九孔六勾二字竝後出合字在管體中自下而上合字爲黃鐘正聲下四大呂高四太簇其第一孔下一夾鐘高一姑洗其第二孔上字仲呂第三孔勾字蕤賓後出第四孔尺字林鐘第五孔下工夷則高工南呂其第六孔下凡無射高凡應鐘其第七孔六字黃鐘清後出第八孔下五大呂清高五太簇清緊五夾鐘清其第九孔內四一工凡皆有高下二聲五字有高下緊三聲惟上勾尺無高下蓋仲蕤林三律不分清濁自然應律也稗編言十字者載

籍無可考惟楚詞大招曰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註曰四上未詳今按招魂曰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大呂爲宮其譜曰四仩呂爲角其譜上字四上競氣謂宮角相應也培謂引四上兩句足證三代已有工尺招魂另自一篇不必牽合大呂解之

騷

高六 高應

下六 下無 高南 高姑 高蕤

五 凡 下夷 林 仲呂 下夾 下大呂

頭管

上 四 六 工 尺 上 一 四

○ ○ ○ ○ ○ ○ ○

六五 黃淸 ○

四五 勾蕤

論笙

笙十七管第一第三第七第十一管皆南呂律以工字應凡吹工字以此四管兩手大指食指按其孔餘孔皆開第十二管十五管林鐘律以尺字應凡吹尺字以左手食指及中指按其孔餘孔皆開第二管第十管仲呂律以上字應凡吹上字以兩手大指按其孔餘孔皆開

第四管第八管第十一管太簇律以四字應凡吹四字以右手食指及左手大指食指按其孔餘孔皆開第十二管第十四管黃鐘律以合六二字應凡吹合字必吹六字吹六字必吹合字取清濁相應以左手食指及中指按其孔餘孔皆開平時以青囊衣之勿令灰蟲入管則吹不應律吹多則簧有氣水亦不應律須以微火烘之陸龜蒙詩妾思正如簧時時望君暖李後主詞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正用龜蒙詩故妙絕後人只看作吹徹玉笙小樓中寒耳便全無意味且與上

句不對

論簫

簫長一尺九寸五分前五孔後一孔通六孔各徑三分此分寸皆依周尺　口開半竅直欲吹之後一孔黃鐘淸律以六字應之吹六字只開此孔前五孔皆閉其前第一孔工字南呂也吹工字此孔與下四孔皆開餘皆閉第二孔尺字林鐘也凡吹尺字此孔與下三孔皆開餘皆閉第三孔上字仲呂也凡吹上字此孔與下二孔皆開餘皆閉第四孔一字姑洗也凡吹一字此孔與下一孔皆開

餘皆閉第五孔四字太簇也凡吹四字止開此孔餘皆閉惟黃鐘律六孔皆閉以合字應之吹宜緩取其音斯悠揚不迫然笛有七調旋宮之法也簫亦是如此習簫者皆知之此舉其一調耳

今之簫非簫唐尺八也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呂才製尺八王珪魏徵盛稱之實源於古之編洞簫故後人亦謚尺八為簫也如皐林九標嘗以鐵簫示培乾隆初浚河得之者其第一孔去吹口五寸半第二第三孔皆相去一寸第四五孔中間相去九分許後一孔比前第

一孔高九分後兩孔以貫綸者去前第五孔一寸半兩孔下寸半又多一孔與今簫異以上分寸皆今尺聲清越實勝於竹余試閉兩孔下一孔吹之則音鬱而不揚知此孔煞有關律呂今竹簫都無此一孔不知何也用周尺度之恰長一尺八寸圍徑四分宋人樂器罕用周尺此眞唐物矣故詳記之黃君閒邇云林簫五孔近上而下脩于今製不加此一孔則其聲不揚此說得之

簫

凡　一　合四

上　工　尺　上　乙　五　合

○　○　○　○　○

○　六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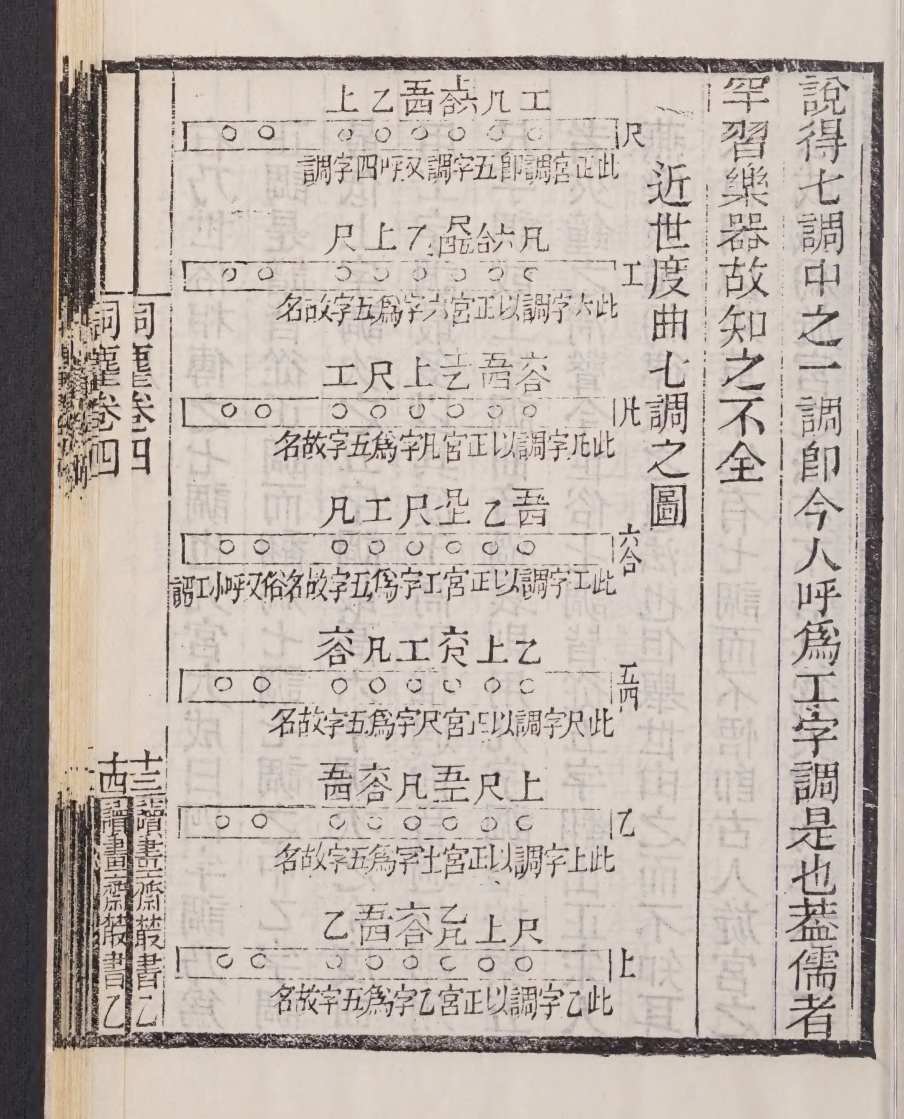
論古笛今笛

古笛每均各有其笛十二律長短不同今不盡錄自上而下第一孔爲宮第二孔變宮第三孔羽第四孔徵第五附孔變徵笛體中角謂齊閉其孔而出聲中角最上後出孔爲商

今笛無長短自下而上笛體中黃鐘宮第一孔大呂太簇商也第二孔夾鐘姑洗正角也第三孔仲呂蕤賓清角變徵也第四孔林鐘正徵也第五孔夷則南呂羽也第六孔無射應鐘變宮也其哨聲黃鐘半律清宮也然則今笛其實古清角之調耳培按此論見稗編其實只

說得七調中之一調即今人呼爲工字調是也蓋儒者罕習樂器故知之不全

近世度曲七調之圖



右乃世俗相傳之七調也九宮大成曰四字調乃爲正調是譜皆從正調而翻爲七調七調之中乙字調最低上字調次之五字調最高六字調次之今度曲用工字調最多以其便于高下惟遇曲音過抗則用尺字調或上字調曲音過衰則用凡字調培按緊五者夾鐘之清聲今世俗七調皆從五字翻出正宋人燕樂夾鐘爲律本之遺法也但舉世由之而不知耳夫自明以來莫不知有七調而不悟卽古人旋宮之法或識爲旋宮之法亦不悟其爲夾鐘爲律本之一

均也亦莫不知五六凡工尺上一四合爲九字一定
次序而終不悟其爲夾鐘爲律本之次序也通考言
樂制雖曰屢變而原未嘗變豈不信哉余故爲圖于
右而詳論之

大成所言視曲之高下而用某字調度之近世知音
者皆是如此然其實如無星之秤以意揣量重輕必
要曉得古人六十調起調畢曲十二律住字管色始
爲規矩方員之至

方氏通雅曰以笛列七則尺上乙五六凡工也此舉六字

調言之尺生六六生上上生凡凡生乙乙生工工生五五生尺輕之重之如十六鐘加清聲謂之寄聲半聲此則可高可低六字卽有合字五字卽有四字合字黃鐘六字黃鐘清也四字太簇下四字太呂也下五太呂清上五太簇清緊五則夾鐘清也每一調則閉二字如閉凡上二字則爲平調閉凡乙二字則爲正調閉五尺二字則爲梅花調閉六尺二字則爲弦索調閉五工則爲淒涼調閉乙工則爲背工調閉上六則爲子母調北調則徵犯之名曰犯此則吹人皆能言之培按物理小識又有閉工調頂調之名其

實卽前所圖七調耳但俗呼各異

燕樂新書字義

合下黃鐘　四下大呂太簇　一下夾鐘姑洗　工下夷則南呂

凡下無射應鐘　上仲呂　勾蕤賓　尺林鐘

六黃鐘清　下五大呂清　上五太簇清上五當作五　緊五夾鐘清

培按此古今譜法宋樂志朱子大全集竝同惟白石道人歌曲所載小異太簇清用五字不云上五此字當從白石夾鐘清用一五字則剞劂之譌也當是上五上字譌爲一耳上五卽緊五

宋樂俗譜

ム合黃　マ四下大　マ四上太　二一下夾

二一上姑　マ上仲　ム勾蕤　ム尺林

フ工下夷　フ工上南　リ下凡無　リ凡應

夊六黃清　丌下五大清　丆上五太清　口緊五夾清 缺

此宋時樂工度曲工尺之譜也見朱子大全集培初覽白石道人自製曲旁譜雖意爲工尺之節而終不能曉及見朱子此條乃稍稍辨之若非朱子言之則後人無由識此矣然字畫譌闕惜無宋板校正之

今世俗樂字譜

合 四 乙 上 尺 工 凡 六 五 亿 仕

伬 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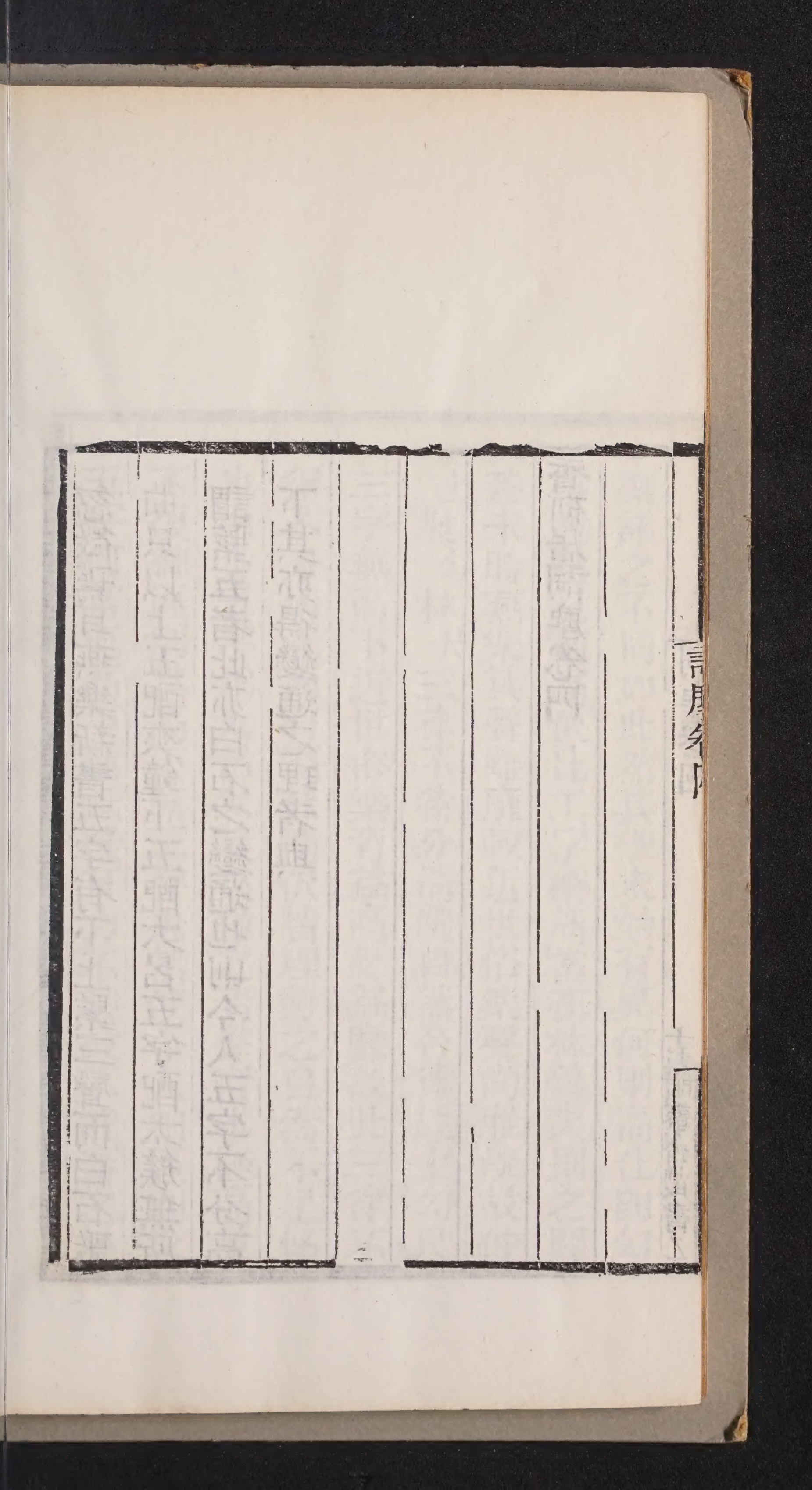
物理小識方中通言今之七調自極低以至極高計十九字然于高工字之上亦多不用故最下爲几字調所用止十三字漸而升之則每高一調低除一字高增一字也

培按古譜上尺兩字無高低二聲而今有之五字有下上緊三聲而今無之古有勾字而今亦無之古今

樂譜之不同如此然其理未始有異何則高仩即勾字說已見前高伬比工字梢淸當在林鐘夷則之閒葢宋時燕樂其聲雖靡較近世俗樂聲尚雅淡故仲上蕤勾林尺三律不待分淸濁自然合律故上勾尺三字無高下近世俗樂音益高聲益靡故此三律不得不分淸濁而有高仩高伬皆理勢之自然不足怪也至于五字爲大呂太簇夾鐘之淸聲音本極高故不復細區別其高下緊三聲也然使令人細區別之五字何嘗無高下耶祇緣耳力不聽故不能審之於

忽徵焉耳燕樂新書五字有下上緊三聲而白石歌曲只以上五配夾鐘下五配大呂五字配太簇無所謂緊五者此亦白石之變通也則令人五字不分高下其亦得變通之理者歟

香研居詞麈卷四



香研居詞麈卷五

歙西方成培仰松　述

宮調發揮　余于宮調之理論之詳矣猶恐觀者不能會通其義復作此篇總發明之

宮者何十二均宮聲之調也調者何十二均商角徵羽之調也宮聲謂之宮商角徵羽謂之調異其稱尊宮聲也其實宮亦調也均者何十二律也一律各具七聲均齊平一故謂之均也唐楊收傳云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如黃鐘之均以黃鐘爲宮以黃鐘爲宮者以黃鐘之律爲宮音之調也俗呼正宮是也黃鐘下

生林鐘爲徵以林鐘之律爲徵音之調也故宋時俗呼林鐘徵爲黃鐘徵言黃徵之均以林鐘爲徵音也林鐘上生太簇爲商以太簇之律爲商音之調也俗呼爲大石調太簇下生南呂爲羽以南呂之律爲羽音之調也俗呼般涉調是也南呂上生姑洗爲角以姑洗之律爲角音之調也俗呼小石角是也是爲黃鐘之五調再加以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其爲七調若大呂之均則以大呂爲宮餘十一均倣此十二均其八十四調此宮調之義旋宮之法也唐太宗朝挑絲竹爲胡部用宮商

角羽並分平上去入四聲為二十八調而不收徵聲宋人燕樂因之至金元止得六宮十三調近世北曲九宮譜又鈌揭指宮角三調所存六宮十一調南曲九宮譜又鈌道宮仙呂等調不過五宮八調而已此則世遠音殘宮調之不全也然音自人心而生律由古聖而作人心千古不死則律法終古不亡古調雖有淪廢固可尋繹而知也天地開吹萬不同莫不各有其中聲可諧諸律呂不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為然故聽風聽水可作霓裳龜茲王事雞唱鶯啼都成曲調明皇事茂蔚多唐 然莫備

于人聲之自然喉舌之間不過數寸而五音各具以八音自然之聲合人喉舌自然之聲高下一貫無相奪倫而成樂矣但中聲不易得而五音之正不正不易知聖人製爲律呂旋宮之法然後五音之清濁高下各有倫理雖凡庶亦得而知之故曰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培嘗謂近世用工尺度曲雖五音之清濁高下萬變不齊而總以十六字指盡之此必上古之遺法決非後世之所能爲觀楚騷大招有四上競氣之文則三代時已用此十六字明矣蓋聖人吹律審音之時即定

有此十六字使人曉然知某字爲某律故曰不可勝用耳否則伶倫所制既不得久存嶰谷之生又不易可致而必待後世之知音者紛紛然累黍截竹而後定之而後作樂焉則聖人之耳力亦爲徒竭而六律之用有時而窮焉得云不可勝用乎故知此十六字即十二律四清聲則宮調之理爲不亡矣自漢唐以來制郊廟雅樂者卒先爲詩章而後協以律協律之法視每章首尾兩字之清濁當用何律歐陽文忠言清濁二字爲樂之本此言是也然其中尚各有自然之理單競清濁不得又視其樂當用何調如南郊用圓鐘明壓入宜用夾鐘之類

某律某調而奏之如黃鐘宮則用合字起調畢曲之類雖一詩而十二律皆可叶此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歷代知樂之儒類能言之此雅樂宮調之理也至於詩餘則宋之燕樂所以悅耳目娛賓客而南北曲之所從出也本乎國風房中之樂濫觴于唐大盛於宋上自帝王朝廷下及士庶閭巷莫不各製新腔爭相酬和雖理學如朱子真西山德業如范文正司馬溫公皆不免染指焉何其盛也宋史樂志言太宗洞曉音律親製大曲十八小曲二百七十備載其名又言民間作新聲者甚衆蓋不待周邦彥提

樂大晟府而後廣爲體製也巳其時知音者或先製腔而後實之以詞如楊元素先自製腔而張子野東坡先生塡詞實之名勸金船范石湖製腔而姜堯章塡詞實之名玉梅令之類是也或先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之以律定其宮調命之以名如姜堯章長亭怨詞自序所云是也又有所謂犯調者或採本宮諸曲合成新調而聲不相犯則不名曰犯如曹勛八音諧之類是也或採各宮之曲合成一調而宮商相犯則名之曰犯如姜夔淒涼犯仇遠八犯玉交枝之類是也然十二宮特可犯

商角羽而住字不同則不容相犯也或採他人兩曲合成一調而宮調遂異如白石暗香疎影兩曲本仙呂宮張肎採暗香前段疎影後段合成暗香疎影一調遂屬夾鐘宮非復仙呂宮矣此又一類也此燕樂宮調之理也雅樂則其辭欲簡質其聲欲雅淡其律則有一定之理而不可易亦有變通之道而不必拘如南郊用夾鐘宮祭地用林鐘宮之類有精義存焉詳第一卷中此一定之理也然而一詩十二律皆可叶此變通之道也燕樂則言情寫景辭不厭其工聲不嫌其靡而其宮調亦有一

定之理變通之道焉如仙呂宜淸新綿邈大石宜風流
蘊藉正月宜用太簇元宵宜用南呂之類此一定者也
柳永咏海棠而用林鐘商及消息湘月隔指過腔之類
此變通者也雅樂宮調則以十二律名之如太簇商姑
洗角之類燕樂宮調則以俗名別之如雙調大石調之
類騷隱居士因不識此理故所作曲譜辨如盲者之道黑白不使雅俗混淆此雅樂
燕樂宮調之所由分而共理未始有異故欲復古樂者
必先知俗樂也然則製腔之法可得聞乎荅曰腔生於
律南九宮譜定言腔不知自何
律而來從板而生從字而變繆律不調者其腔不能工

然必熟于音理然後能製新腔製腔之法必吹竹以定之或管或笛或簫皆可金石絲革無不可製腔造譜者此獨以竹言取其聲易調不走作也故古人和絃亦必取定于管色惟吾意而吹焉即以筆識其工尺于紙然後酌其句讀劃定板眼聲之雅俗在板之疎密宋人詩餘贈板甚少故其聲猶有雅淡之意而復吹之聽其腔調不美音律不調之處再三增改務必使其抗墜抑揚圓美如貫珠而後已再看其起韻之處與前後兩結是何字眼而知其爲某宮某調也假如是六字起調六爲黃鐘清而第一拍轉至起韻用高五字爲太簇黃鐘均以太簇爲商則此曲屬太簇清商也在燕樂名爲大石調餘倣此若兩結不用高五字住則爲出調淩犯他宮非復大石調矣至如

犯調宮商雖犯而律字相同實有以類相從聲應氣求之義不可以淩犯例之此古人製犯調之精意也蓋宮調之理譬諸圍棋然止此五音六律八十四聲而腔調之出無窮亦如黑白二子三百六十一著而終古無人同局但腔之美者如國手之碁可以為譜焉耳不知音律而欲自度新腔則如童子戲弈以黑白子盡為局終不識動靜陰陽生死方圓為何物矣新腔既定命名以識之而後實之以詞卽不實之以詞亦可被諸管絃但不能歌耳混成集所稱有譜無詞者居半正指此等而

言先儒謂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有聲無詞即此義也此製腔之法也塡腔之法如何曰新腔雖無詞句可遵第照其板眼塡之聲之悠揚相應處即用韻之處也故宋人用韻少之詞謂之急曲子用韻多者謂之慢曲子義葢如此此皆非所難難在審其起韻兩結工尺之高低淸濁而以韻配之使歌者便于融入某律某調耳然腔調雖至多韻脚亦至夥而止以淸濁陰陽高下配之且所重正在起韻兩結而其他不論故其法又簡易而不煩古之知音者即酒邊席上任意揮毫

莫不可諧諸律呂蓋識此理也至于舊腔第照前人詞
句塡之有宮調可攷者稍致謹于煞尾兩字卽無不合
律矣此塡腔之法也曰姜堯章謂率意爲長短句而後
協之以律其義若何曰此文人知音者之事也有文字
卽有聲音有聲音卽無不可協之律呂特率意爲長短
句歌之其聲音節奏必有齟齬不調之處必吹之歌之
視其板打不下歌喉咽住不能出聲之字所謂捩折嗓
子者改而吹之或在句調長短之閒或在四聲陰陽之
異屢吹屢歌屢改而後能妥帖渟圓此之謂協律也其

屬某宮某調則亦視首尾數字如前所云此協律之法也曰製腔協律之理亦既聞其略矣敢問有同一詞其字句韻腳無絲毫異而所注宮調有絕不相同者其義何也自前明以來詞家未有能明其理者可得聞與曰此義不難知也有一曲而十二均皆可叶此雅樂之例也一曲屬一宮調而不必相通此燕樂之例也知音者按月用律因題擇腔則亦有時以雅樂之例施于燕樂故有一曲屬此宮調而又入他宮調者焉此葢燕樂之變例然此類亦無多也如柳永樂章集中玉樓春詞共

一十三首其昭華夜醮逢清曙五闋注大石調即太簇
商也太簇爲正月律第一第二首言齋醮事第三首咏
上元第四首言朝賀皆正月事也故用大石調其第五
首狹邪之作而亦用此調者所謂大石宜風流蘊藉而
不論月律也且容詎知柳作此詞時不在正月乎又翦
裁用盡春工意三首咏杏花海棠柳枝又心娘自小能
歌舞四首贈妓皆注林鐘商即小石調所謂小石宜旖
旎柔媚取其聲與題稱而林鐘爲十二月律所不計也
又有個人人眞堪羨詞字句亦同而注仙呂調乃通押

去聲韻卽樂府雜錄所謂平聲羽七調第四運仙呂調去聲宮七調宮逐羽音者也此皆字句同而宮調不同之義也曰字句韻脚皆同何以能移入他宮調曰大石爲太簇當用高四字住小石爲林鐘當用尺字住仙呂調爲仲呂當用上字住但于起韻兩結用字擇其聲之高下清濁與四尺上三字相配者用之卽協某宮某調矣葢甚易而無難也又有曲名同而句法宮調異者其理亦是如此惟雅樂一詩十二律皆可協其法小有不同葢緣一字原具五音故也古樂樂府詩餘南北曲律

呂宮調所以然之理大略具于此矣至于心解神悟蓋契其微則存乎其人焉嗟乎世儒不習其器徒知有律呂之名而不識工尺之理俗工雖粗習工尺之節而又昧于律呂之源此所以兩不能知終身由之而弗悟也夫損益忽微律之體也四上工尺律之用也究其體不明其用則律呂爲虛器循其用不知其體則宮調爲空名矣如此則宮商奸亂條理舛錯不和已極尚得謂之雅樂乎哉尚得謂之俗樂乎哉成培幼好倚聲頗怪有明以來詞家俱置宮調而不論竊嘗以意求之茫然若

無際涯後讀宋仁宗樂髓新經朱夫子大全集蔡元定律呂新書熟復之而有悟焉卽諸史漢三通唐宋諸家之論皆迎刃而解又常與伶工語時習其器久之而後恍然會通其理而無疑始知元聲日在天地閒古人未嘗不剖其奧以示後世人自昧之焉耳因草斯篇發明其略後有知音者作庶幾有取乎此爾

度曲正譌

近世度曲者皆先約定板眼次塡工尺畧識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精于此道者率致工于呼吸頓跌陰

陽清濁之閒與夫北曲雅音熟精於入聲之分派而止
矣然若此者已千百輩中不一二覯也沈氏度曲須知
一書發明歌曲之奧不遺餘力不可謂非知音之士余
役怪其于八十四調之源流雅樂俗樂之分合六宮十
三調之字譜十二律所住字各不同與夫按月用律之
理因題擇腔之法此皆音樂之根柢歌曲之肎綮而概
茫乎其未有聞也至今吳中以歌曲擅天下雖靡靡悅
耳而宮商奸亂律呂差譌即老曲師熟識某宮某調當
如何唱法自負知音而不知有毫釐千里之謬世亦無

詞麈卷五　十一　讀畫齋叢書乙

能知而正之者豈不可惜哉然宮調之理未嘗亡特人由之而不知耳但使今之詞人知按律擇腔之法十二律住字起調畢曲各不相同以高下之聲協而塡之俗工度曲知董首尾兩聲某宮當用某字殺之稍一轉移閒已無出調落腔之失矣何古人之不可及哉

總論 或疑宮調理必深奧余以工尺釋之爲淺陋故復作此論

自昔儒者論樂必以制律造尺爲先而培謂古聖人定律之時卽有工尺而五音以正不待後人橫黍縱黍之紛紜非古人難言之而余獨易言之也葢先儒所議樂

黍吹灰迄今無有定論如說龍肉雖極美會何濟于實余謂工尺即律呂樂器無古今後有作樂者但因治以作樂復因樂以察治止于詞之邪正音之雅俗分之而已足此如說猪肉五穀隨時隨處皆可以飽實經常之論也唐田畸聲律要訣序謂一切樂器依律呂之聲皆須本月眞響若但執累黍之文則律呂陰陽不復能諧此言足證矣朱子常言太祖神聖持異初不會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及本朝所定樂皆和平所以世祚久長王應麟玉海建隆元年竇儼改周樂

為十二安太祖謂雅樂聲高近于哀思詔和峴取西京唐時銅望臬下石尺別造新尺十二律管下王朴管一律由是雅音和暢後來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減其銅齊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見歸田錄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王朴舊鐘樂工不平一夕私易之而傑亦不知是景祐元豐之樂雖嘗制律用其名而究未嘗用其實不過仍循宋初之舊章而已及徽宗銳意制作用魏漢津指律工人隨律調之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是大晟樂雖與宋初異而亦何嘗盡依指律哉且太祖不理會樂律齊之

以耳而樂和國治者百餘年徽宗制律作樂而宋以大亂則樂之雅俗治亂和與不和總無庸乎制律彰彰矣

崇禎十四年上欲考定樂律禮部請照高皇帝上元沈鎮圭式造尺從之尤非當務之急何救于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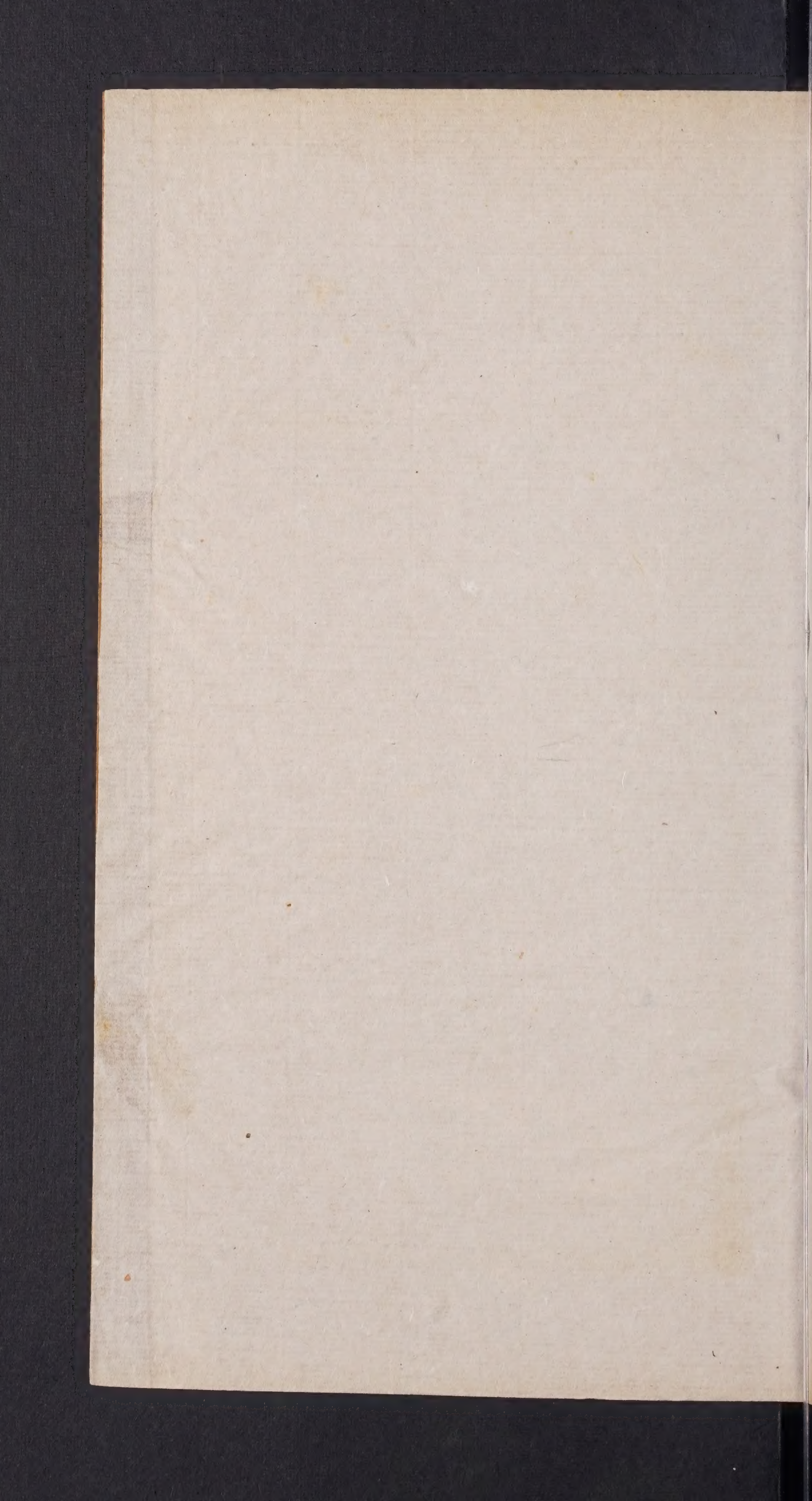
琯五雲氏琴學正聲有言曰樂器之久在人間猶人耳目喉舌未之或改若謂器是音非音存理晦今日之樂非復吹灰累黍之聲音今日之絃非復三分損益之理歟豈今人之耳目喉舌亦非復古人之耳目喉舌也乎昔周室衰微禮樂廢墜廢于人未廢于音強秦暴虐毀棄篇章焚其書未焚其器況樂之時古在人不在器音

之雅俗在人之知音善辨更不在器數之改移古人旣定律呂之後中聲已昭然傳習於衆樂之中協和乎人聲之內亦無俟吹灰累黍株求毫末於無已也夫音生於人心而發于人聲聲者氣之元律者樂之末律者樂之本但就聲氣言之聲在律先樂在律後就律驗聲以窮理數則律爲來使知宮爲何律之宮商爲何律之商而已不知乎此則樂之始終條理紊矣故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沈氏斯言雖爲琴而發然推以論宮調之理余無以易之沈又云五六即合四高下相射之音是也又言凡即變宮乙即變徵則非又曰儒者止知言理不習其器羣務高深不屑淺近

黨同附會後先牴牾勦襲君臣事物之虛文反失其依永和聲之明旨究之歷代儒家廷爭黨論迄于今日何會古樂之徧聞天下而謂今樂之不可聽乎此言切中從來儒者論樂之弊夫古聖因人聲而作律後人欲累黍以求聲捨本事末宜其無當于樂也或謂歷律相通管以候氣烏能不制不知律管候氣從來不準隋時牛宏已見詰於文帝而不能荅我朝歷法中西參用超絕前代亦何嘗籍此耶故余謂治歷候氣非聖人制律正音之本意殆由漢儒之附會也南軒張子曰古樂不可

復蓋爲今人求樂太深了夫古樂且不可深求況今詞曲乃古之燕樂而反可深求乎余謂工尺十六字爲古
聖制律之遺法如大撓作干支止二十二字而三才之事無所不貫執至簡以御至繁決非後世人所能爲也觀張子沈氏之說亦可以無疑於余言矣至於三分損益娶妻生子之理空積忽微半律半聲之數先儒論之已至詳悉此不復云

香研居詞麈卷五







香研居詞塵敘